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荀子集解

(一)

王先謙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荀子集解

(一)

王先謙著

上海商務印書館

自序

昔唐韓愈氏以荀子書爲大醇小疵。逮宋攻者益衆。推其由。以言性惡故。余謂性惡之說。非荀子本意也。其言曰。直木不待礪。栝而直者。其性直也。枸木必待礪。栝烝。矯然後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性惡。必待聖王之治。禮義之化。然後皆出於治。合於善也。夫使荀子而不知人性有善惡。則不知木性有枸直矣。然而其言如此。豈真不知性邪。余因以悲荀子遭世大亂。民胥泯。感激而出此也。荀子論學論治。皆以禮爲宗。反復推詳。務明其指趣。爲千古修道立教所莫能外。其曰。倫類不通。不足謂善學。又曰。一物失稱。亂之端也。探聖門一貫之精。洞古今成敗之故。論議不越几席。而思慮浹於無垠。身未嘗一日加民。而行事可信。其放推而皆準。而刻覈之徒。詆譏橫生。擯之不得與於斯道。余又以悲荀子術不用於當時。而名滅裂於後世。流俗人之口。爲重屈也。國朝儒學昌明。欽定四庫全書提要。首列荀子儒家。斥好惡之詞。通訓詁之誼。定論昭然。學者始知崇尚。顧其書僅有楊倞注。未爲盡善。近世通行嘉善謝氏校本。去取亦時有疏舛。宿儒大師。多所匡益。家居少事。輒旁采諸家之說。爲荀子集解一書。管窺所及。間亦附載。不敢謂於荀書精意有所發明。而於析楊謝之疑辭。酌宋元之定本。庶幾不無一得。刻成。謹弁言簡端。並揭荀子答書之微旨。與後來讀者共證明之。云。光緒十七年歲次辛卯夏五月長沙王先謙謹序。

荀子序

臣先謙案宋台州本序上有注字

昔周公稽古三五之道。損益夏殷之典。制禮作樂。以仁義理天下。其德化刑政。存乎詩。至於幽厲失道。始變風變雅作矣。平王東遷。諸侯力政。逮五霸之後。則王道不絕如綫。故仲尼定禮樂。作春秋。然後三代遺風弛而復張。而無時無位。功烈不得被於天下。但門人傳述而已。陵夷至於戰國。於是申商苛虐。孫吳變詐。以族論罪。殺人盈城。談說者又以慎墨蘇張爲宗。則孔氏之道幾乎息矣。有志之士所爲痛心疾首也。故孟軻闡其前。荀卿振其後。觀其立言指事。根極理要。敷陳往古。掎挈當世。撥亂興理。易於反掌。眞名世之士。王者之師。又其書亦所以羽翼六經。增光孔氏。非徒諸子之言也。蓋周公制作之。仲尼祖述之。荀孟贊成之。所以膠固王道。至深至備。雖春秋之四夷交侵。戰國之三綱弛絕。斯道竟不墜矣。倥以末宦之暇。頗窺典籍。竊感炎黃之風。未洽於聖代。謂荀孟有功於時政。尤所耽慕。而孟子有趙氏章句。漢氏臣先謙案宋台州本亦嘗立博士。傳習不絕。故今之君子。多好其書。獨荀子未有注解。亦復編簡爛脫。傳寫謬誤。雖好事者。時亦覽之。至於文義不通。屢掩卷焉。夫理曉則愜心。文舛則忤意。未知者謂異端不覽。覽者以脫誤不終。所以荀氏之書。千載而未光焉。輒用申抒鄙思。敷尋義理。其所徵據。則博求諸書。但以古今字殊。齊楚言異。事資參考。不得不廣。或取偏傍相近。聲類相通。或字少增加。文重刊削。或求之古字。或徵諸方言。加

以孤陋寡儔。愚昧多蔽。穿鑿之責。於何可逃。曾未足粗明先賢之旨。適增其蕪穢耳。蓋以自備省覽。非敢傳之將來。以文字繁多。故分舊十二卷三十二篇爲二十卷。又改孫卿新書爲荀卿子。其篇第亦頗有移易。使以類相從云。時歲在戊戌。大唐睿聖文武皇帝元和十三年十二月也。○盧文弨曰。傳習不絕。俗間申杼。三十二篇四字元刻無。又荀子序作荀卿子。與諸書所引合。

例略

嘉善謝氏校本首謝序見攷次楊序及新目錄今照次荀子讎校所據舊本並參訂名氏影鈔大字宋本元刻纂圖互註

本（此乃當時坊間所梓脫誤差舛不一而足然正以未經校改之故其本真翻未盡失書中頗多採用）明虞氏王氏合校刻本明世德堂本明鍾人傑本（有評點注則節）江陰趙曦明敬夫金壇段玉裁

若傳海寧吳壽棧客吳縣朱奕文游江都汪中容夫餘姚盧文弨紹弓嘉善謝塘金圃輯校（輯諸家之說並附所見上皆增一圓圍以別於楊氏之注其引用各書不具列）末錢大昕跋見攷

證校勘補遺一卷案此書盧謝同校故郝蘭泉稱謝王懷祖稱盧但謝序云援引校讎悉出抱經參互攷

證遂得歲事是此書元出於盧參考刊行迺由謝氏則稱盧校本者爲是盧所據大字宋本爲北宋呂夏

卿熙寧中所刊然未見呂刻本僅取朱文游所藏影鈔本相校故間有爲影鈔訛字所誤者脩身王霸兩

篇注可證也茲刻仍以盧校爲主依謝刻於楊注外增一圓圍全錄校注加盧文弨曰四字別之據謝序錢跋校

注亦有出謝手者然無可區別其補遺一卷散入注中盧校不主一本茲亦仿其例擇善而從

虞王合校本明虞九章王震亨校爲盧據舊本之一其引見書中者止王霸篇大有天下小有一國注文

茲覆檢元書尙有可采爲增入數條此外正文及注岐異滋繁當由傳寫致訛或係以意刪節多與盧氏

所云俗間本相合既非所取證不復稱引宋台州本宋唐仲友與政刊於台州卽依呂本重刻遵義黎庶

昌蕤齋於日本得影摹本重刊爲古逸叢書之一首楊序及新目錄末劉向上言及王呂重校銜名與今本同

熙寧元年國子監劉子官銜淳熙八年唐序經籍訪古志二跋重刊楊跋俱見考證此卽困學紀聞所稱今監

本乃唐與政台州所棗熙寧舊本亦未爲善者也然在今日爲希見之本茲取以相校得若干條列入注

文其與呂本相同如一卷取藍干越之比並不復出以省繁文至其顯然訛誤雖與呂岐出亦無所取

棲霞郝氏懿行荀子補注上下卷末附與王侍郎論孫卿與李比部論楊倞二書並見考證茲全採入注

高郵王氏念孫雜誌八校荀子八卷依據盧本加案語用宋錢佃江西漕司本龔士高荀子句解本明世

德堂本參校嗣得元和顧千里澗齋手錄呂錢二本異同復爲補遺一卷敍而行之附荀子佚文及顧氏

考訂各條於末敍佚文並見考證其中如劉台拱端臨汪中容夫陳奐碩甫諸家之說蒐討綦詳而盧校郝注之

精者亦附錄焉茲取王氏各條散入注文劉汪陳顧諸說仍各冠姓氏於首

德清俞氏樾諸子平議十二之十五荀子平議四卷全採入注近儒之說亦附著之

考證上

除史志外，非關荀子書義及板本考訂者不錄。

〔漢書藝文志儒家〕孫卿子三十三篇。

名況，趙人，爲齊稷下祭酒，有列傳。師古曰：本曰荀卿，避宣帝諱，故曰孫。

〔又賦家〕孫卿賦十篇。

〔隋書經籍志子部儒家〕孫卿子十二卷。

楚蘭陵令荀況撰。

〔又集部別集〕楚蘭陵令荀況集一卷。

殘缺，梁二卷。

〔舊唐書經籍志內部子錄儒家類〕孫卿子十二卷。

荀況撰。

〔又丁部集錄別集類〕趙荀況集二卷。

〔唐書藝文志內部子錄儒家類〕荀卿子十二卷。

荀況撰。

〔又〕楊倞注荀子二十卷。

汝士子大理評事。

〔又丁部集錄

別集類〕趙荀況集二卷。

〔宋史藝文志子類儒家類〕荀卿子二十卷。

戰國趙人荀況書。

〔又〕楊保

倞注荀子二十卷。

〔台州本國子監劄子官銜〕國子監准熙寧元年九月八日，中書劄子節文：校定荀揚書所狀，先准中書

劄子奉聖旨校定荀子揚子內揚子一部，先次校畢，已於治平二年十二月丙申納訖。今來再校到荀子

一部，計二十卷，裝寫已了，續次申納者，申聞事。右奉聖旨：荀子送國子監開版，依揚子并音義例，印造進

呈，及宣賜劄付國子監，准此。校勘官將仕郎前守惠州歸善縣主簿充直講臣盧侗，校勘官登仕郎試祕

書省校書郎前守許州司理參軍充直講臣王汝翼，校勘官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前知婺州永康縣

事充直講臣顏復，校勘官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前知溫州樂清縣事充直講臣焦千之，校勘官登仕

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前守相州湯陰縣令充直講臣梁師孟校勘官登仕郎守祕書省著作佐郎充直講
臣董唐臣校勘官朝奉郎守尙書都官員外郎充直講上騎都尉賜緋魚袋臣黎錕朝奉郎光祿寺丞監
書庫武騎尉臣韓端彥朝奉郎光祿寺丞管句國子監丞公事飛騎尉臣程伯孫管句雕造朝請郎守祕
書丞充主簿騎都尉賜緋魚袋臣畢之翰朝散大夫尙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同知諫院兼同判國
子監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臣呂誨朝散大夫行尙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權判尙書禮部貢院兼知諫
院兼判國子監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臣錢公輔朝散大夫給事中參知政事上輕車都尉北海郡開國
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唐介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上護軍天水
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賜紫金魚袋臣趙抃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亮節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尙書
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兗國公食邑一萬一百戶食實封叁阡
肆伯戶臣曾公亮

〔又唐仲友序〕荀子二十卷三十二篇唐楊倞注初漢劉向校讎中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一篇除復重定
著三十二篇爲孫卿新書十二卷至倞分易卷第更名荀子皇朝熙寧初儒官校上詔國子監刊印頒行
之中興蒐補遺逸監書寢具獨荀子猶闕學者不見舊書傳習闕本文字舛異仲友於三館睹舊文大懼
湮沒訪得善本假守餘隙迺以公帑斂木悉視熙寧之故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卿不可作其書獨

非典刑乎。向博極羣書。序卿事。大氏本司馬遷於遷書有三不合。春申君死。當齊王建二十八年。距宣王八十七年。向言卿以宣王時來游學。春申君死而卿廢。設以宣王末年游齊。年已百三十七矣。遷書記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當齊宣王七年。惠王以叟稱孟子。計亦五十餘。後二十三年。子之亂燕。孟子在齊。若卿來以宣王時。不得如向言。後孟子百餘歲。田忌薦孫臏爲軍師。敗魏桂陵。當齊威王二十六年。距趙孝成王七十八年。臨武君與卿議兵於王前。向以爲孫臏倖以敗魏馬陵。疑年馬陵去桂陵。又十三年矣。崇文總目言卿楚人。楚禮爲客卿。與遷書向序。駁益難信。據遷傳參卿書。其大略可睹。卿名況。趙人。以齊襄王時游稷下。距孟子至齊五十年矣。於列大夫。三爲祭酒。去之楚。春申君以爲蘭陵令。以讒去之。趙與臨武君議兵。入秦。見應侯昭王。以聘反乎楚。復爲蘭陵令。旣廢。家蘭陵。以終。自戰國爭富彊。儒道緇。孟子學孔子。言王可反掌。致卒不見用。卿後孟子。亦尊孔氏。子思作中庸。孟子述之道性善。至卿以爲人性惡。故非子思孟軻。揚雄以爲同門異戶。孟子與告子言性。卒緇告子。惜卿不見孟子。不免異說。方說士徼時好。卿獨守儒議。兵以仁義。富以儒術。彊以道德之威。旨意與孟子同。見應侯。病秦無儒。昭王謂儒無益人之國。極明儒效。秦并天下。以力。意儒果無用。至於坑焚。滅不旋踵。漢奮布衣。終假儒以定。卿言不用。而後驗。自董仲舒韓愈。皆美卿書。言王道雖不及孟子。抑其流亞。廢於衰世。亦命矣夫。學者病卿以李斯韓非。卿老師學者已衆。二子適見世。晝寢舖啜。非師之過。使卿登孔門。去異意。書當與七篇比。此君子所爲。

太息。大宋淳熙八年歲在辛丑，十有一月甲申，朝請郎權發遣台州軍州事唐仲友後序。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子類儒家類〕楊倞注荀子二十卷。右趙荀況撰。漢劉向校定，除其重複，著三十二篇，爲十二卷。題曰新書，稱卿趙人名況。當齊宣王威王之時，聚天下賢士稷下，是時荀卿爲秀才，年十五始來遊學。至齊襄王時，荀卿最爲老師。後適楚，楚相春申君以爲蘭陵令，已而歸趙。按威王死，其子嗣立，是爲宣王。楚考烈王初，黃歇始相，年表自齊宣王元年，至楚考烈王元年，凡八十一年，則荀卿去楚時，近百歲矣。楊倞唐人始爲之注，且更新書爲荀子，易其篇第，析爲二十卷。其書以性爲惡，以禮爲僞，非諫爭，傲災祥，尙強伯之道。論學術，則以子思孟軻爲飾邪說，文姦言，與墨翟惠施同詆焉。論人物，則以平原信陵爲輔拂，與伊尹比干同稱焉。其指往往不能醇粹，故後儒多疵之云。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儒家類〕荀子二十卷。楚蘭陵令趙國荀況撰。漢志作孫卿子，云齊稷下祭酒。其曰孫者，避宣帝諱也。至楊倞始改爲荀卿。〔又〕荀子注二十卷。唐大理評事楊倞注。案劉向序校中書三百二十二篇，以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隋志爲十二卷。至倞始分爲二十卷，而注釋之。淳熙中，錢佃耕道，用元豐監本參校，刊之江西漕司。其同異著之篇末，凡二百二十六條。視他本最爲完善。〔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孫卿子三十三篇。當云三十二篇。劉向校讎書錄序云：所校讎中孫卿書，凡三百三十三篇，以相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皆以定殺青簡，書可繕寫。勸學至賦篇。楊倞分易卷第，更名

荀子韓文公曰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馯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論語釋文引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後山陳氏曰子弓者仲弓也唐氏曰向博極羣書序卿事大抵本司馬遷於遷書有三不合春申君死當齊王建二十八年距宣王八十七年向言卿以宣王時來遊學春申君死而卿廢設以宣王末年遊齊年已百三十七矣遷書記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當齊宣王七年惠王以叟稱孟子計亦五十餘後二十三年子之亂燕孟子在齊若卿來以宣王時不得如向言後孟子百餘歲田忌薦孫臏爲軍師敗魏桂陵當齊威王二十六年距趙孝成王七十八年臨武君與卿議兵於王前向以爲孫臏儻以敗魏馬陵疑年馬陵去桂陵又十三年矣

〔又困學紀聞十〕荀卿非十二子韓詩外傳四引之止云十子而無子思孟子愚謂荀卿非子思孟子蓋

其門人如韓非李斯之流託其師說以毀聖賢當以韓詩爲正〔又〕楚詞漁父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荀子不荀曰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

其誰能以己之儻儻受人之域域者哉荀卿適楚在屈原後豈用楚詞語歟抑二子皆述古語也〔又〕勸學篇青出之藍作青取之於藍聖心循焉作備焉玉在山而木潤作草木潤君子如嚮矣作知嚮矣賦篇請占之五泰作五帝監本未必是建本未必非餘不勝紀原注今監本乃唐與政台州所刊熙寧舊本亦未爲善當俟詳考五泰注云五帝也監本改爲

五帝而
刪注文

〔國朝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儒家類〕荀子二十卷。內府藏本周荀況撰。況，趙人。嘗仕楚爲蘭陵令。亦曰荀卿。漢人或稱曰孫卿。則以宣帝諱詢避嫌名也。漢志儒家載荀卿三十三篇。王應麟考證謂當作三十二篇。劉向校書序錄稱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三篇。以相校除重複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三篇。爲十二卷。題曰新書。唐楊倞分易舊第編爲二十卷。復爲之注。更名荀子。卽今本也。考劉向序錄卿以齊宣王時來遊稷下。後仕楚。春申君死而卿廢。然史記六國年表載春申君之死。上距宣王之末。凡八十七年。史記稱卿年五十始游齊。則春申君死之年。卿年當一百三十七歲。於理不近。晁公武讀書志謂史記所云年五十。爲年十五之譌。意其或然。宋濂荀子書後。又以爲襄王時游稷下。亦未詳所本。總之戰國時人爾。其生卒年月已不可確考矣。況之著書。主於明周孔之教。崇禮而勸學。其中最爲口實者。莫過於非十二子及性惡兩篇。王應麟困學紀聞據韓詩外傳所引。卿但非十子。而無子思孟子。以今本爲其徒李斯等所增。不知子思孟子後來論定爲聖賢耳。其在當時固亦卿之曹偶。是猶朱陸之相非。不足訝也。至其以性爲惡。以善爲僞。誠未免於理未融。然卿恐人恃性善之說。任自然而廢學。因言性不可恃。當勉力於先王之教。故其言曰。凡性者。天之所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是性僞之分也。其辨白僞字甚明。楊倞注亦曰。僞爲也。凡非天性而人作爲之者。皆謂之僞。故僞字人旁加爲。亦會意字也。其說亦合卿本意。後

人昧於訓詁，誤以爲真僞之僞，遂譁然掎擊，謂卿蔑視禮義，如老莊之所言，是非惟未睹其全書，卽性惡一篇，自篇首二句以外，亦未竟讀矣。平心而論，卿之學源出孔門，在諸子之中，最爲近正，是其所長，主持太甚，詞義或至於過當，是其所短。韓愈大醇小疵之說，要爲定論，餘皆好惡之詞也。楊倞所註，亦頗詳洽。唐書藝文志以倞爲楊汝士子，而宰相世系表則載楊汝士三子，一名知溫，一名知遠，一名知至，無名倞者。表志同出歐陽修手，不知何以互異。意者倞或改名，如溫庭筠之一名岐歟。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子部儒家類〕荀子二十卷，周荀況撰。唐楊倞註，況亦孔氏之支流，其書大旨，在勸學，而其學主於修禮，徒以恐人恃質而廢學，故激爲性惡之說，受後儒之詬厲，要其宗法聖人，誦說王道，終以韓愈大醇小疵之評，爲定論也。倞注多明古義，亦異於無稽之言。

〔天祿琳琅書目〕宋版子部〔纂圖互注荀子〕一函，周荀況撰，三十二篇。唐楊倞注，分二十卷，前載楊序，序後有欵器大路龍旗九旂三圖。宋陳振孫書錄解題曰：漢志作孫卿子者，避宣帝諱也。至楊倞始復改爲荀，分二十卷而注釋之。淳熙中，錢佃耕道，用元豐監本參校，刊之江西漕司，其同異著之篇末。凡二百二十六條，視他本最爲完善。云云。據此，則宋時刊刻，荀子已非一本。是書標爲纂圖互註，書中於倞注外，又加重言重意互註諸例，與經部宋本毛詩周禮春秋經傳集解三書正同。圖樣字體版式，亦復相等。蓋當時帖括之書，不獨有經也。

〔又元版子部〕纂圖分門類題註荀子一函十冊周荀況撰三十二篇唐楊倞注分二十卷前載楊序并新增麗澤編集荀子事實品題一卷不著纂人姓氏又宋陳傅良輯荀子門類題目一卷此當時帖括之書也其門類題目一卷於標題次行刊永嘉先生陳傅良編所分門類始曰天地終曰五常共四十門末又附拾遺並事要總類二條皆擇書中之可作題目者分類摘句以取便於觀覽卷後別行刊麻沙劉通判宅刻梓於仰高堂十二字卷一之後亦於別行刊關中劉旦校正所謂劉通判者當卽是人第書首標題爲纂圖分門類題注荀子書前仍當有圖蓋已失之矣至所載荀子事實品題一卷觀其識語稱舊本荀揚圖說不過具文今得麗澤堂編次品題凡卿雲事實顛末歷歷可考云云則是荀揚合刊之書非此本中所應有乃書賈割取荀子事實以冠於書首耳且書中自卷九之卷十三及卷十五共六卷標題祇稱荀子卷十六卷二十兩卷標題又稱監本音註荀子書名既不畫一板式亦復懸殊係以三刻湊成一書其標稱荀子者襍印甚精紙墨俱佳實爲宋槧餘則元時所刊遠不相及然宋本流傳者久少今尙存吉光片羽於元刻之中雖出湊合亦可寶也

〔錢曾讀書敏求記〕荀子二十卷楊倞注荀子凡三十二篇爲二十卷并劉向篇目淳熙八年六月吳郡錢佃得元豐國子監本並二浙西蜀諸本參校刊於江西計臺其跋云耳目所及此特爲精好予又藏呂夏卿重校本從宋本摹寫者字大悅目與此可稱雙璧矣

〔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二十一子部儒家類荀子二十卷。影寫宋呂夏卿大字本。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倬

注。後有將仕郎守祕書省著作佐郎充御史臺主簿臣王子韶同校。朝奉郎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上

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臣呂夏卿重校兩行。案呂夏卿本宋槧尙存。惟是本從宋槧初印本影寫。見存之宋

槧。則紙質破損。字迹模糊。且爲庸妄子據俗本描補。殊失廬山真面。故宋槧轉不若影宋本之可貴也。金

吾聞之黃蕘圃先生云。楊倬序。元和十年。顧氏手跋曰。荀子向唯明世德堂本最行於世。乃其本卽從元纂

圖互注本出。故重意之刪而未盡者。猶存兩條于楊注中。一修身篇丘山崇成句下。一又何怪乎本之不

精也。餘姚廬抱經學士彙諸本。參以己意。校定重梓。首列影鈔宋大字本。卽今此本。從朱文游家見之也。

考困學紀聞所引。如青取之於藍。請占之五帝諸條。殆監本是已。採用頗多。咸是正世德堂之誤。然如君道篇。狂生者不

胥時而樂。正與爾雅釋詁暴樂桑柔。毛傳及鄭箋爆燦所用字同。則樂不得如世德堂本之改爲落明甚。

而廬學士略不及此本之有樂字。然則此書不幾亡此字乎。他亦每有漏略抵牾。皆當據依以正之。今歸

蕘巖周君收藏。蕘圃借得。命校一過。兼訪知宋槧印本。在東城藏書家。持來擬售。略一寓目。樂宋槧本與鈔同。他

日儻竟爲蕘圃所有。當仍假此本。一一覆審之云。嘉慶元年八月。書於黃氏之士禮居。潤澤顧廣圻。

〔孫星衍孫氏祠堂書目內編〕二諸子三荀子二十卷。唐楊倬注。一蕘圃互注宋巾箱本。一宋巾箱別本。一明世德堂刊本。一明重刊小字本。一虞文弼校

刊本。一嚴杰依惠校本。

〔謝墉荀子箋釋序〕荀子生孟子之後，最爲戰國老師。太史公作傳論次諸子，獨以孟子荀卿相提並論。餘若談天雕龍炙轂及慎子公孫子尸子墨子之屬，僅附見於孟荀之下。蓋自周末歷秦漢以來，孟荀並稱久矣。小戴所傳三年問，全出禮論篇。樂記鄉飲酒義所引，俱出樂論篇。聘義子貢問貴玉賤珉，亦與德行篇大同。大戴所傳禮三本篇，亦出禮論篇。勸學篇卽荀子首篇，而以宥坐篇末見大水一則附之。哀公問五義，出哀公篇之首，則知荀子所著載在二戴記者尙多。而本書或缺佚，愚竊嘗讀其全書，而知荀子之學之醇正文之博達，自四子而下，洵足冠冕羣儒。非一切名法諸家所可同類共觀也。觀於議兵篇對李斯之問，其言仁義與孔孟同符，而責李斯以不探其本而索其末，切中暴秦之弊，乃蘇氏譏之，至以爲其父殺人，其子必且行劫，然則陳相之從許行，亦陳良之咎歟。此所謂欲加之罪也。荀子在戰國時，不爲游說之習，鄙蘇張之縱橫，故國策僅載諫春申事，大旨勸其擇賢而立長。若早見及於李園棘門之禍，而爲厲人憐王之詞，則先幾之哲，固異於朱英策士之所爲。故不見用於春申，而以蘭陵令終，則其人品之高，豈在孟子下。顧以嫉濁世之政，而有性惡一篇，且詰孟子性善之說而反之，於是宋儒乃交口攻之矣。嘗卽言性者論之，孟子言性善，蓋勉人以爲善而爲此言。荀子言性惡，蓋疾人之爲惡而爲此言。要之繩以孔子相近之說，則皆爲偏至之論。謂性惡，則無上智也。謂性善，則無下愚也。韓子亦疑於其義，而爲三品之說。上品下品，蓋卽不移之旨。而中品則視習爲轉移，固勝於二子之言性者矣。然孟子偏於善，則

據其上游。荀子偏於惡。則趨乎下風。由憤時疾俗之過甚。不覺其言之也偏。然尙論古人。當以孔子爲權衡。過與不及。師商均不失爲大賢也。此書自來無解。詰善本。唐大理評事楊倞所註。已爲最古。而亦頗有舛誤。向知同年盧抱經學士勘核。極爲精博。因從借觀。校士之暇。輒用披尋。不揆構昧。間附管窺。皆正楊氏之誤。抱經不我非也。其援引校讎。悉出抱經。參互考證。往復一終。遂得藏事。以塘讞陋。誠不足發揮儒術。且不欲攘人之美。而抱經頻致書屬序。因舉其大要。略綴數語於簡端。並附著書中所未及者二條於左云。乾隆五十一年歲在丙午六月既望。嘉善謝墉東賢甫題於江陰學使官署。時年六十有八。荀卿又稱孫卿。自司馬貞顏師古以來。相承以爲避漢宣帝諱。故改荀爲孫。考漢宣名詢。漢時尙不諱嫌名。且如後漢李恂與荀淑荀爽荀悅荀彧。俱書本字。詎反於周時人名。見諸載籍者而改稱之。若然。則左傳自荀息至荀瑤多矣。何不改耶。且卽前漢書任敖公孫敖。俱不避元帝之名。驚也。蓋荀音同孫。語遂移易。如荆軻在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又如張良爲韓信都。潛夫論云。信都者。司徒也。俗音不正。曰信都。或曰申徒。或勝屠。然其本一司徒耳。然則荀之爲孫。正如此比。以爲避宣帝諱。當不其然。漢志孫卿子三十二篇。隋志則稱十二卷。漢志又載孫卿賦十篇。今所存者。僅禮知雲蠶箴。其末二篇無題。相其文勢。其小歌曰以下。皆當爲致春申君書中之語。而國策於曷惟其同。下尙有詩曰。上帝甚神。無自療也。韓詩外傳亦然。此尤見卓識。今本文脫去。而其謝春申君書亦不載。楊氏注亦未之及。此等似尙未精審。

也。

〔又錢大昕跋〕荀卿子書。世所傳唯楊倞注本。明人所刊。字句踈譌。讀者病之。少宗伯嘉善謝公視學江蘇。得餘姚盧學士抱經手校本。歎其精審。復與往復討論。正楊注之誤者若干條。付諸劄劂氏。而此書始有善本矣。蓋自仲尼既歿。儒家以孟荀爲最醇。太史公敘列諸子。獨以孟荀標目。韓退之於荀氏。雖有大醇小疵之譏。然其云吐辭爲經。優入聖域。則與孟氏並稱。無異詞也。宋儒所訾議者。惟性惡一篇。愚謂孟言性善。欲人之盡性而樂於善。荀言性惡。欲人之化性而勉於善。立言雖殊。其教人以善則一也。宋儒言性。雖主孟氏。然必分義理與氣質而二之。則已兼取孟荀二義。至其教人以變化氣質爲先。實暗用荀子化性之說。然則荀子書。詎可以小疵訾之哉。古書僞與爲通。荀子所云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此僞字。卽作爲之僞。非詐僞之僞。故又申其義云。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堯典平秩南訛。史記作南爲。漢書王莽傳作南僞。此僞卽爲之證也。因讀公序。輒爲引伸其說。以告將來之讀是書者。丙午閏七月。嘉定錢大昕跋。

〔郝懿行荀子補注與王引之伯申侍郎論孫卿書〕近讀孫卿書而樂之。其學醇乎醇。其文如孟子。明白宣暢。微爲饒富。益令人入而不能出。頗怪韓退之謂爲大醇小疵。蒙意未喻。願示其詳。推尋韓意。豈以孟道性善。荀道性惡。孟子尊王賤霸。荀每王霸並衡。以是爲疵。非知言也。何以明之。孟遵孔氏之訓。不道桓

文之事。苟矯孟氏之論。欲救時世之急。王霸一篇。剴切錙于沁人肌骨。假使六國能用其言。可無暴秦并吞之禍。因時無王。降而思霸。孟荀之意。其歸一耳。至於性惡性善。非有異趣。性雖善。不能廢教。性卽惡。必假人爲。爲與僞古字通。其云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僞卽爲耳。孟荀之悖。本無不合。惟其持論各執一偏。準以聖言性相近。卽兼善惡而言。習相遠。乃從學染而分。後儒不知此義。妄相毀詆。閣下深於理解。必早見及。願得一言。以祛所蔽。孫卿與孟。時勢不同。而願得所藉手。救弊扶衰。其道一也。本圖依託春申。行其所學。迨春申亡。而蘭陵歸。知道不行。發憤箸書。其指歸意趣。盡在成相一篇。而託之瞽矇之詞。以避患也。楊倞注大體不誤。而中多未盡。往往喜加。或曰云云。知其持擇未精。亦由不知古書假借之義。故動多寬礙。蒙意未安。欲復稍加訂正。以存本來。久疏樞謁。茅塞蓬心。聊述近所省存。用代奉面。道光四年甲申二月。

〔又與李璋煜月汀比部論楊倞書〕來示唐書藝文志以倞爲楊汝士子。而宰相世系表則載汝士三子。無名倞者。意倞或改名。余謂志表互異。當由史氏未詳。故闕然弗備。若依馬班史法。於表志中。書本名及改名。如漢劉更生爲劉向之例。斯無不合矣。唐書倞不立傳。當由仕宦未達。無事實可詳。故志表闕略。而僅存其名。然千載下。遂不知倞爲何人。要亦史筆之疏耳。汪氏容甫據古刻叢鈔。載唐故銀青光祿大夫使持節蔚州諸軍事行蔚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馬公墓志銘。其文則楊倞所作。題云朝請大夫使持節汾

州諸軍事守汾州刺史楊倬撰結銜較荀子加詳汪氏又據志載會昌四年定爲武宗時人然則此恐別一楊倬若藝文志注荀子之人止題大理評事而無朝請大夫以下銜者蓋非一人可知矣汪孟慈深以此說爲不然因言藝文志但云汝士子安知不有兩汝士也余無以應之請質諸月汀閩七月二十四日〔王念孫讀書雜誌校荀子後敘〕余昔校荀子據盧學士校本而加案語盧學士校本則據宋呂夏卿本而加案語去年陳頌甫文學以手錄宋錢佃校本異同郵寄來都余據以與盧本相校已載入荀子雜誌中矣今年顧澗齋文學又以手錄呂錢二本異同見示余乃知呂本有刻本影鈔本之不同錢本亦有二本不但錢與呂字句多有不同卽同是呂本同是錢本而亦不能盡同擇善而從誠不可以已也時荀子雜誌已付梓不及追改乃因顧文學所錄而前此未見者爲補遺一編並以顧文學所考訂及余近日所校諸條載於其中以質於好古之士云道光十年五月二十九日高郵王念孫敘時年八十有七

〔又荀子佚文〕桃李蔭繁於一時時至而後殺至於松柏經隆冬而不凋蒙霜雪而不變可謂得其真矣右三十四字見文選左思招隱詩注又分見於蜀都賦注上林賦注歐陽堅石臨終詩注藝文類聚果部上木部上太平御覽木部三有人道我善者是吾賊也道我惡者是吾師也右十八字見文選曹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聖人者天下利器也右二字見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十二又分見於藝文類聚人部四初學記人事部上案天下無二道二句見今本解蔽篇御覽此下有神人無功四句類聚亦有神人無功二句初學記亦有聖人者二句而今本皆無之且細釋下文文義亦不當有此四句則御何世之無才何才之無施良匠提斤斧造山林梁棟阿衡之覽諸書所引當別是一篇非解蔽篇文也

才。櫨柱楣椽之朴，森然陳於目前。大夏之器具矣。右四十二字見太平御覽器物部九，又分見於文選左思詠史詩注。

〔黎庶昌古逸叢書敍目〕影宋台州本荀子二十卷。朱子按唐仲友爲一重大公案，其第四狀云：仲友以官錢開荀揚文中子韓文四書貼黃云：仲友所印四子曾送一本與臣，臣不合收受，已行估計價值還納本州軍資庫訖。此卽四種之一卷。末有劉向敍目題荀卿新書十二卷三十二篇。又有王子韶同校呂夏卿重校銜名熙寧元年國子監劄子及校勘官十五人銜名，又有仲友後序。蓋淳熙八年繙雕熙寧官本板心所題姓名，卽第六狀云：蔣輝供王定等一十八人在局開雕者是。仲友雖爲朱子所劾，而此書校刻實精，錢遵王稱爲字大悅目，信然。

〔台州本末經籍訪古志二跋〕荀子二十卷。宋槧大字本，唐楊倞注，首有荀子注序，次新目錄，接序後每

卷首題荀子卷第幾，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卷末有劉向校正目錄上言，又有王子韶同校呂夏卿重校銜名及熙寧元年國子監劄子官銜十五名，又有淳熙八年唐仲友後序，每半板八行，每行數不整。注雙行，界長七寸六分，幅五寸七分半左右，雙邊每卷有金澤文庫印，印文肥寬，異所經見。殆文庫火前物，與惺窩先生題籤亦希觀之。珍云：狩谷望之手跋云：右宋槧荀子爲淳熙八年唐仲友所刻，字大如錢書法，全撫歐陽朱熹按唐仲友狀云：據蔣輝供元是明州百姓淳熙四年六月內，因同已斷配人方百二，等僞造官會事發，蒙臨安府府院將輝斷配台州牢城，差在都酒務著役月糧，雇本州佳人周立代役，每

日開書籍供養。去年三月，唐仲友叫上輝就公使庫開雕揚子荀子等印板。輝共王定等一十八人在局開雕者是本也。板心下方所題皆是劄劂氏之姓名。蔣輝以下都十九名，與朱熹按狀所言輝共王定以下十八人之語合。余始讀朱熹集，得詳唐仲友刻荀子事，喜甚。獨怪是不良人，爲是好事，謂不可以其罪廢其人也。後讀齊東野語，知其詆排之非至論。今又得四庫全書總目二則，足爲仲友吐氣。今并錄以備考。近來舶來盧文弨校本荀子，云以影宋本校。今以是本比讎之，失校之字不爲不多，則彼所校猶未精歟。將所謂影宋本有落葉歟，然則是本豈不貴而重乎。且世間北宋刊本傳世無幾，如余所見不過小字御注孝經、文中子、通典、聖惠方諸書，而是本翻雕熙寧官板者，則其實與北宋本無異。眞希世之寶典也。余齋所載南宋本中，當以是爲第一也。吾家子孫宜保護之。文政五年十一月按文政五年壬午當道光二年

〔又重刊台州本楊守敬跋〕今世中土所傳荀子宋本有二：一爲北宋呂夏卿熙寧本，一爲南宋錢佃江西漕司本。而唐與政所刊于台州，當時爲一重公案者，顧無傳焉。嘉慶間盧抱經學士據朱文游所藏影鈔呂夏卿本，合元明本校刊行世。王懷祖顧澗寶皆有異議。然呂錢兩本至今無重刊者。余初來日本時，從書肆購得此書雙鈎本數卷，訪之，迺知爲狩谷望之舊藏台州本。此其所擬重刊未成者。厥後從島田篁村見影摹全部，因告知星使黎公求得之，以付梓人。一仍其舊，踰年乃成。按此本後亦有呂夏卿等銜名，又別有熙寧元年中書劄子曾公亮等銜名，據與政自序，悉視熙寧之故，則知其略無校改。案王伯厚

所舉四條。惟君子知嚮矣。此本仍作如響。不相應。因知伯厚所舉者。嚮響之異。非知如之異。此自校刊紀聞者之失。何校本仍作如。若盧抱經所勘。以此本照之。其遺漏不下數百字。又不第顧澗齋所舉君道篇。狂生者。不胥時而樂之。不作落也。此間別有朝鮮古刊本。亦略與此本同。余又合元纂圖本。明世德堂本。及王懷祖。劉端臨。郝蘭皋。諸先生之說。更參以日本物茂卿。有讀荀子四卷。冢田虎。有荀子斷四卷。久保愛。有荀子增注二十卷。豬飼彥博。有荀子補遺一卷。所訂別爲札記。以未見呂錢兩原本。將以有待。故未附刊焉。光緒甲申三月。宜都楊守敬。

考證下

〔汪中荀卿子通論〕荀卿之學出於孔氏而尤有功於諸經。經典敍錄毛詩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毛公爲詩故訓傳于家以授趙人小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由是言之毛詩荀卿子之傳也漢書楚元王交傳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同受詩於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鹽鐵論云包邱子與李斯俱事荀卿包邱子即浮邱伯劉向敍云浮邱伯受業爲名儒漢書儒林傳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邱伯受詩又云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邱江公盡能傳之由是言之魯詩荀卿子之傳也韓詩之存者外傳而已其引荀卿子以說詩者四十有四由是言之韓詩荀卿子之別子也經典敍錄云左邱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衛人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卿傳同郡荀卿名況況傳武威武威據史記張丞相傳當作陽武張蒼蒼傳洛陽賈誼由是言之左氏春秋荀卿之傳也儒林傳云瑕邱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于魯申公傳子至孫爲博士由是言之穀梁春秋荀卿子之傳也荀卿所學本長于禮儒林傳云東海蘭陵孟卿善爲禮春秋授后蒼疏廣劉向敍云蘭陵多善爲學蓋以荀卿也長老至今稱之曰蘭陵人喜字爲卿蓋以法荀卿又二戴禮並傳自孟卿大戴禮曾

子立事篇載修身大略二篇文。小戴樂記三年問鄉飲酒義篇載禮論樂論篇文。由是言之。曲臺之禮。荀卿之支與餘裔也。蓋自七子之徒既歿。漢諸儒未與中更戰國暴秦之亂。六藝之傳。賴以不絕者。荀卿也。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傳之。其揆一也。故其說霜降逆女。與毛同義。禮論大略二篇。穀梁義具在。又解蔽篇說卷耳。儒效篇說風雅頌。大略篇說魚麗國風好色。並先師之逸典。又大略篇春秋賢穆公善胥命。則爲公羊春秋之學。楚元王交。本學於浮邱伯。故劉向傳魯詩穀梁春秋。劉歆治毛詩左氏春秋。董仲舒治公羊春秋。故作書美荀卿。其學皆有所本。劉向又稱荀卿善爲易。其義亦見非相。大略二篇。蓋荀卿於諸經無不通。而古籍闕亡。其授受不可盡知矣。史記載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於荀卿則未詳焉。今考其書。始於勸學。終於堯問。劉向所編堯問第三十。其下仍有君子賦二篇。然堯問末附荀卿弟子之詞。則爲末篇無疑。當以楊倞改訂爲是。篇次實仿論語六藝論云。論語子夏仲弓合撰。風俗通云。穀梁爲子夏門人。而非相。非十二子。儒效三篇。每以仲尼子弓並稱。子弓之爲仲弓。猶子路之爲季路。知荀卿之學。實出於子夏仲弓也。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堯問五篇。雜記孔子及諸弟子言行。蓋據其平日之聞於師友者。亦由淵源所漸。傳習有素。而然也。故曰荀卿之學。出於孔氏。而尤有功於諸經。韓詩外傳。客有說春申君者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皆兼天下。今孫子。天下之賢人也。君藉之百里之勢。臣竊以爲不便于君。若何。春申君曰。善。于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而之。趙。趙以爲上卿。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之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齊強而魯弱。由是觀之。

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善。其國未嘗不安也。今孫子天下之賢人。何爲辭而去。春申君又云。善。于是使請孫子。孫子僞喜。戰國策作爲書謝之曰。鄙語曰。厲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也。此爲劫殺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放。無術法以知姦。卽大臣以專斷圖私。以禁誅於己也。故舍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善。故春秋之志曰。楚王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疾。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而殺之。因自立。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率其羣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又不許。莊公出走。踰于外牆。射中其股。遂殺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子沙邱。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湣王之筋。而懸之於廟梁。宿昔而殺之。夫厲雖癰腫痂疔。上比遠世。未至絞頸射股也。下比近世。未至擢筋餓死也。由是觀之。厲雖憐王可也。因爲賦曰。璇玉瑤珠。不知佩。雜布與錦。不知異。閭嫫子都。莫之媒。嫫母力父是之喜。以盲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詩曰。上帝甚愠。無自瘵焉。按春申君請孫子。孫子答書。或去或就。曾不一言。而泛引前世劫殺死亡之事。未知其意何屬。且靈王雖無道。固楚之先君也。豈宜向其臣子。斥言其罪。不知何人鑿空爲此。韓嬰誤以說詩。劉向不察。采入國策。其敍荀子新書又載之。斯失之矣。此書自厲憐王以下。乃韓非子姦劫弑臣篇文。其言刻覈。舞知以禦人。固非之本志。其賦詞。乃荀子俛詩之小歌。見於賦篇。由二書雜采成篇。故文義前後不屬。幸本書具在。其妄不難破爾。孫卿自爲蘭陵令。逮春申之死。凡十八年。其間實未嘗適趙。亦無以荀卿爲上卿之

事本傳稱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詩外傳國策所載。或說春申君之詞。即因此以為緣飾。周秦間記載。若是者多矣。至引事說詩。韓嬰書之成例。國策載其文。而不去其詩。此故奏之葛龔也。今本荀子二十卷。元時槧本。題云唐大理評事楊倬注。一本題云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倬。事實無可考。新唐書藝文志。以倬為楊汝士子。而宰相世系表。則載汝士三子。一名知溫。一名知遠。一名知至。無名倬者。表志同出一手。何以互異若此。古刻叢鈔。載唐故銀青光祿大夫。使持節蔚州諸軍事。行蔚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馬公墓志銘。其文則楊倬所作。題云。朝請大夫。使持節汾州諸軍事。守汾州刺史。楊倬撰。結銜校荀子加詳。其書馬公卒葬年月。云以會昌四年三月十日卒。以其年七月十日葬。據此。則楊倬為唐武宗時人。

荀卿子年表

趙	齊	秦	楚	本 書 列 傳
惠文王元年 <small>以公子勝為相。 封平原君。</small>	湣王二十六年	昭王九年	頃襄王元年	
二年	二十七年	十年	二年	
三年	二十八年	十一年	三年 <small>懷王卒於秦。 秦歸其喪。</small>	

十五年	十四年	十三年	十二年	十一年	十年	九年	八年	七年	六年	五年	四年
四十一年	三十九年	滅宋 三十八年	三十七年	三十六年	三十五年	三十四年	三十三年	三十二年	三十一年	三十年	二十九年
二十三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一年	二十年	十九年	十八年	十七年	十六年	十五年	十四年	十三年	十二年
十五年	十四年	十三年	十二年	十一年	十年	九年	八年	七年	六年	五年	四年
於宛結和親	與秦昭王好會							迎婦於秦 秦楚復平			
於五國 仲尼篤 潘王毀		宋強王 齊伯 中足 以滑 舉									

十六年

襄王元年

二十四年

十六年

破我濟上王走莒

與秦昭王好會於穰於鄆秋復會於

王伯篇燕趙起而攻之若振槁天然身死國亡為

列傳齊襄王時齊卿最老師時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為祭酒焉

十七年

二年

二十五年

十七年

十八年

三年

二十六年

十八年

十九年

四年

二十七年

十九年

秦伐我割上庸漢北地予秦

二十年

五年

二十八年

二十年

田單殺燕騎劫

議兵篇齊謂之田單世俗燕能善田用兵者不疑也并齊而單之

二十一年

六年

二十九年

二十一年

秦拔我郢，燒夷陵，王東保於陳。

議兵籍，秦師至而郢，舉若振槁然。

二十二年

七年

三十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八年

三十一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九年

三十二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十年

三十三年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十一年

三十四年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十二年

三十五年

二十七年

復與秦平，入太子，爲質於秦。

疆國籍，今楚父死焉，至是乃使離人，楚也。六千離人，爲離人役。

二十八年

十三年

三十六年

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

十四年

三十七年

二十九年

三十年

十五年

三十八年

三十年

三十一年
三十二年
三十三年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

三十九年
四十年
四十一年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孝成王元年

十九年

四十二年

三十四年

秦拔趙三城平
原君相

拜范雎為相封
以應號為應侯

儒效篇載秦昭
王與荀卿答問
之語
彊國篇載應侯
與荀卿答問之
語

議兵篇載武君
與孫卿子議兵
于趙成王前
又秦四世有
又李斯孫卿
子日秦四世
昭王皆謂秦公
至

二年
三年
四年

王建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十三年
四十四年
四十五年

三十五年
三十六年
考烈王元年
春申君為相

秦兵罷。	十年	存與楚平陵秦 邯魏楚原君圍邯 鄲救使君奪鄲鄲 趙春求晉鄲魏 卻申救鄲兵信 秦君於兵	九年	八年	七年	六年	五年
	九年		八年	七年	六年	五年	四年
	五十一年		五十年	四十九年	四十八年	四十七年	四十六年
	七年	傳案救春告年軍秦春至景于圍楚 作六之申急圍四破申新陽楚邯家 五年秦君於十趙君中救楚鄲造六 年圍兵將楚鄲餘萬長四兵七將告年 誤邯亦兵楚鄲萬長四兵七將告年 邯去往使鄲五平年去去秦	六年	五年	四年	三年	二年
		之之者無戾於輔之臣秦遺全地議 矣順是私又魏矣於道奪不富方兵 信之致後爭也信趙篇之能足數籍 陵謂忠功然可陵也平擬而百韓 君通而出後謂君可原也趙里之 似忠公死善弼之謂君故趙完上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平原君卒。

十六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五十二年

五十三年

五十四年

五十五年

五十六年

孝文王元年

莊襄王元年

二年

秦本紀五十六年秋昭襄王卒
年秋昭襄王立
子孝文王立
月己亥即位
日辛丑卒
襄王立

八年

以荀卿為蘭陵令。

九年

徙於鉅陽。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列傳齊人或譏荀卿人乃適為楚而春申君以蘭陵令。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悼襄王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三年
始皇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春申君徙封子吳

王東徙壽春

李斯列傳
荀卿入秦
莊襄王卒
爲秦相
舍人呂不韋
求會辭

六年
七年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十年
十一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李園殺春申君

列傳春申君死
而荀卿廢因家
蘭陵列著數萬
言卒葬蘭陵

謹據本書及史記劉向敘考定其文曰荀子趙人名況年五十始游學來齊則當潛王之季故傳云田駢之屬皆已死也又云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蓋復國之後康莊舊人惟卿在也襄王之十八年當秦昭王四十一年秦封范雎為應侯儒效彊國篇有昭王應侯答問則自齊襄王十八年以後荀卿去齊游秦也其明年趙孝成王元年本書荀卿與臨武君議兵趙孝成王前則荀子入秦不遇復歸趙也後十一年當齊王建十年為楚考烈王八年楚相黃歇以荀卿為蘭陵令本書云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則當王建初年荀卿復自趙來齊故曰三為祭酒是時春申君封於淮北蘭陵乃其屬邑故以卿為令後八年春申君徙封于吳而荀卿為令如故又十二年考烈王卒李園殺春申君盡滅其族本傳云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荀卿之卒不知何年堯問篇云孫卿迫于亂世鱗于嚴刑上無賢主下遇暴秦鹽鐵論毀學篇方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無二然

而荀卿爲之不食。視其罹不測之禍也。據李斯傳。斯之相在秦并天下之後。距春申君之死十八年。距齊湣王之死六十四年。是時荀卿蓋百餘歲矣。荀卿生于趙。游于齊。嘗一入秦而仕于楚。卒葬于楚。故以四國爲經。託始于趙。惠文王。楚頃襄王之元。終于春申君之死。凡六十年。庶論世之君子。得其梗概云爾。劉向敘錄。卿以齊宣王時來游稷下。後仕楚。春申君死而卿廢。史記六國年表。載春申君之死。上距宣王之末。凡八十七年。史記稱卿年五十始游齊。則春申君死之年。卿年當一百三十七矣。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謂史記所云年五十爲年十五之譌。然顏之推家訓勉學篇。荀卿五十始來游學。之推所見史記古本已如此。未可遽以爲譌字也。且漢之張蒼。唐之曹憲。皆百有餘歲。何獨於卿而疑之。荀子歸趙。疑當孝成王九年十年時。故臣道篇。亟稱平原信陵之功。是時信陵故在趙也。以信陵君之好士。得之於毛公薛公。而失之于荀卿。惜夫。韓非子難四篇。燕王噲賢子之而非荀卿。故身死爲僂。荀子游燕。在游齊之前。事僅見此。本書強國篇。荀子說齊相國曰。今巨楚縣吾前。大燕鱗吾後。勁魏鉤吾右。西壤之不絕若繩。楚人則乃有襄賁開陽。以臨吾左。是一權作謀。三國必起而乘我。如是。則齊必斷而爲四。三國若假城耳。其言正當。湣王之世。湣王再攻破燕魏。畱楚太子橫。以割下東國。故荀卿爲是言。其後五國伐齊。燕入臨菑。楚魏共取淮北。卒如荀卿言。荀子之爲齊。與樂毅之爲燕。謀伐齊。所見正同。豈可謂儒者無益於人國乎。此齊相爲薛公田文。故曰。相國上則得專主。下則得專國。王伯篇云。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削。綦之而亡。齊湣薛

公是也。荀卿之爲是言者，疾田文之不能用士也。

〔胡元儀《郇卿別傳》〕：郇卿名況，趙人也。蓋周郇伯之遺苗。郇伯公孫之後，或以孫爲氏，故又稱孫卿焉。昔孟子爲卿于齊，郇卿亦爲卿于齊。虞卿爲趙上卿，時人尊之，號曰虞卿。郇卿亦爲趙上卿，故人亦卿之而不名也。卿年十五，有秀才，當齊潛王之末年，游學于齊。初，齊威王之世，淳于髡、鄒衍之屬相次，至齊威王卒，宣王立，喜文學，游說之士來者益衆，居稷下。宣王十八年，尊寵之，如孟子、鄒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命曰列大夫，言爵比大夫也。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不治政事，而議論焉。稷下之盛，聞于諸侯。十九年，宣王卒，潛王立，學士更盛，且數萬人。潛王奮二世之餘烈，南舉楚淮，北并巨宋，苞十二國，西摧三晉，卻彊秦，五國賓從。鄒魯之君，泗上諸侯，皆入臣。晚年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諸儒皆諫。潛王不聽，各分散。慎到接子亡去，田駢如薛。郇卿亦說齊相曰：處勝人之執，行勝人之道，天下莫忿。湯武是也。處勝人之執，不以勝人之道，厚于有天下之執，索爲匹夫，不可得也。桀紂是也。然則得勝人之執者，其不如勝人之道遠矣。夫主相者，勝人以執也，是爲是非，爲不能爲，不能併己之私欲，必以道。夫公道通義之可相兼容者，是勝人之道也。今相國上則得專主，下則得專國，相國之于勝人之執，實有之矣。然則胡不敝此勝人之執，赴勝人之道，求仁厚明通之君子而託王焉，與之參國政，正是非，如是則國孰敢不爲義矣。君臣上下，貴賤長少，至於庶人，莫不爲義，則天下孰不欲合義矣。賢士願相國之朝。

能士願相國之官。好利作義之民。莫不願以齊爲歸。是一天下也。相國舍是而不爲。案直爲世俗之所爲。則女主亂之宮。詐臣亂之朝。貪吏亂之官。衆庶百姓。皆以貪利爭奪爲俗。曷若是而可以持國乎。今巨楚縣吾前。大燕鱗吾後。勁魏鉤吾右。西壤之不絕若繩。楚人則乃有襄賁開陽。以臨吾左。是一國作謀。則三國必起而乘我。如是則齊必斷而爲四。三國若假城然耳。必爲天下大笑。曷若兩者。孰足爲也。夫桀紂。聖王之後子孫也。有天下者之世也。執籍之所存。天下之宗室也。土地之大。封內千里。人之衆。數以億萬。俄而天下倏然舉去。桀紂而犇湯武。反然舉惡。桀紂而貴湯武。是何也。夫桀紂何失。而湯武何得也。曰。是無他故焉。桀紂者。善爲人之所惡。而湯武者。善爲人之所好也。人之所惡何也。曰。汙漫爭奪。貪利是也。人之所好何也。曰。禮義辭讓。忠信是也。今君人者。辟稱比方。則欲自竝乎湯武。若其所以統之。則無以異桀紂。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故凡得勝者。必與人也。凡得人者。必與道也。道者何也。曰。禮讓忠信是也。故自四五萬而往者。彊勝非衆之力也。隆在信矣。自數百里而往者。安固非人之力也。隆在脩政矣。今已有數萬之衆者也。陶誕比周以爭與。已有數百里之國者也。汙漫突盜以爭地。然則是弃己之所安彊。而爭己之所危弱也。損己之所不足。以重己之所有餘。若是其悖繆也。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辟之猶伏而啗天。救經而引其足也。說必不行矣。愈務而愈遠。爲人臣者。不恤己行之不行。苟得利而已矣。是渠衝入穴而求利也。是仁人之所羞而不爲也。故人莫貴乎生。莫樂乎安。所以養生安樂者。莫大乎禮義。人知貴生

樂安而弃禮義。辟之是猶欲壽而殉頸也。愚莫大焉。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佻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齊相不能用其言。郇卿乃適楚。于是諸侯合謀。五國伐齊。潛王奔莒。楚使淖齒救齊。因爲齊相。淖齒欲與燕分齊地。乃執潛王。殺之于鼓里。田單起卽墨。卒復齊。所失七十餘城。迎潛王子法章于莒而立之。是爲襄王。襄王復國。尙脩列大夫之缺。諸儒反稷下。其時田駢之屬已死。惟郇卿最爲老師。于是郇卿三爲祭酒焉。後齊人或讒郇卿。卿乃適楚。楚相春申君相楚之八年。以卿爲蘭陵令。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鄗。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郇子天下賢人也。君藉以百里之執。臣竊以爲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于是使人謝郇卿。卿去之趙。趙以爲上卿。與臨武君孫臏議兵於趙。孝成王之前。臨武君爲變詐之兵。郇卿以王兵難之。不能對也。語詳郇卿子議兵篇。卒不用於趙。遂應聘于秦。初見應侯范雎。應侯問以入秦何見。郇卿曰。其固塞險。形執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勝也。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汙。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于其門。入于公門。出于公門。入于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觀其朝廷。其間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是所見也。故曰。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雖然。則有其偃矣。兼是數具者而盡有之。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倜倜然其不及遠矣。是何也。則

其殆無儒邪。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秦之所短也。秦昭王聞其重儒也，因問曰：儒無益於人國。郇卿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乎上者也。人主用之則執在本朝而宜，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慤，必爲順下矣。雖窮困凍餓，必不以邪道爲貪，無置錐之地，而明于持社稷之大義，嗚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執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于窮閭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仲尼將爲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必蚤正以待之也。居于闕里，闕里之子弟罔不分有親者，取多孝弟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爲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爲人上何如？郇卿曰：其爲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脩乎朝，法則度量出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此君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應之如響，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轔蹶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此之謂也。夫其爲人下也如彼，其爲人上也如此，何謂其無益于人之國也？昭王曰：善。然終不能用郇卿也。郇卿在秦，知不見用，無何由秦反趙。後春申君之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彊。夫賢者所在，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郇卿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于是使人請郇卿于趙。郇卿遺書謝之曰：諺云：籒人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察也。此爲劫。

弑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奸，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于己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嫡而立不義。春秋記之曰：楚王子圍聘于鄭，未出境，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于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于外牆，射中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于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潛王之筋，縣于廟梁，宿昔而死。夫癘雖癰腫痲疵，上比前世，未至纓絞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餓死也。夫劫弑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于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蓋李園之包藏禍心，李園女弟之陰謀，郇卿早知其必發，故以書刺之也。又爲歌賦以遺春申君曰：天下不治，請陳危詩。天地易位，四時易鄉，列星殞墜，旦暮晦盲，幽晦登昭，日月下藏，公正無私，反見縱橫，志愛公利，重樓疏堂，無私罪人，懲革貳兵，道德純備，讒口將將，仁人絀約，敖暴擅彊，天下幽險，恐失世英，螭龍爲蠃螟，鷗鳥爲鳳凰，比干見劓，孔子拘匡，昭昭乎其知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時之不祥也，拂乎其欲禮義之大行也，聞乎天下之晦盲也，皓天不復，憂無疆也，千歲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聖人共手，時幾將矣，與愚以疑，願聞反辭，其小歌曰：念彼遠方，何其塞矣，仁人絀約，暴人衍矣，忠臣危殆，讒人服矣，珽玉瑤珠，不知佩也，雜布與錦，不知異也，閭閻子奢，莫之媒也，嫫母力父，是之嘉也，以盲爲明，以聾爲聰，以危爲安，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春申君得書與歌賦，恨之，復固謝郇卿，卿不得已，乃行至楚，復爲蘭陵令。

春申相楚之二十五年。楚考烈王卒。春申君果被李園所殺。而郇卿遂廢。蘭陵令因家蘭陵。二十餘年。秦始皇三十四年。李斯爲秦相。卿聞之。爲之不食。知其必敗也。後卒。年蓋八十餘矣。因葬于蘭陵。方郇卿至稷下也。諸子咸作書刺世。諸子之事。皆以爲非先王之法也。蘇秦張儀以邪道說諸侯。以大貴顯。郇卿退而笑曰。夫不以其道進者。必不以其道亡。孟子言人之性善。郇卿後孟子百餘年。以爲人之性惡。作性惡一篇。疾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乎巫祝。信禳祥。鄙儒小拘莊周等。又滑稽亂俗。于是推本儒術。闡道德。崇禮勸學。著數萬言。凡三十二篇。又作春秋公子血脈譜。郇卿善爲詩。禮易春秋。從根牟子受詩。以傳毛亨。號毛詩。又傳浮丘伯。伯傳申公。號魯詩。從馯臂子弓受易。並傳其學。稱子弓比于孔子。從虞卿受左氏春秋。以傳張蒼。蒼傳賈誼。穀梁俶亦爲經作傳。傳郇卿。卿傳浮丘伯。伯傳申公。申公傳瑕丘江公。世爲博士。郇卿尤精于禮。書闕有間。受授莫詳。由是漢之治易詩春秋者。皆源出于郇卿。郇卿弟子。今知名者。韓非。李斯。陳置。毛亨。浮丘伯。張蒼而已。當時甚盛也。至漢時。蘭陵人多善爲學。皆卿之門人也。漢人稱之曰。蘭陵人。喜字爲卿。法郇卿也。教澤所及。蓋亦遠矣。後十一世孫遂。遂生淑。淑生子八人。時號八龍。卿之後。甚著于東漢。迄魏晉六朝。知名之士不絕云。

論曰。劉向言漢興。董仲舒亦大儒。作書美郇卿。孟子董先生皆小五伯。以爲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皆羞稱五伯。如人君能用郇卿。庶幾于王。然世莫能用。而六國之君殘滅。秦國大亂。卒以亡。觀郇卿之書。其陳王

竹書紀年晉武公滅郇。此據漢書地理志臣瓚注所引紀年國語誓祐言范文子受以郇櫟。字皆作郇。並

不作荀也。而左傳諸荀之在晉者。字皆作荀。不復作郇。此蓋傳寫相承久而不改。正如許國許姓之許字

作郇。凡經典之中。竟無郇字。人遂相沿不改。是其證也。並非有故去邑爲荀明矣。今別傳中皆用郇字。以

著受姓之源。史記稱荀卿國策。劉向漢書藝文志。應劭風俗通。皆稱孫卿。司馬貞顏師古。皆以爲避宣帝

諱。詢故改稱孫。謝東墅云。漢不避嫌名。時人荀淑荀爽。俱用本字。左傳荀息至荀瑤。亦不改字。何獨於荀

卿。反改之邪。蓋荀孫二字同音。語遂移易。如荆軻謂之荆卿。又謂之慶卿。又如張良爲韓信都。信都司徒

也。俗音不正。曰信都。案謝東墅駁郇卿之稱。孫卿不因避諱。足破千古之惑。以爲俗音不正。若司徒信都

則仍非也。郇卿之爲郇伯之後。以國爲氏。無可疑矣。且郇卿趙人。古郇國在今山西猗氏縣境。其地於戰

國正屬趙。故爲趙人。又稱孫者。蓋郇伯公孫之後。以孫爲氏也。王符潛夫論志姓氏篇云。王孫氏公孫氏

國自有之。孫氏者。或王孫之班。或公孫之班也。是各國公孫之後。皆有孫氏矣。由是言之。郇也。孫也。皆氏

也。戰國之末。宗法廢絕。姓氏混一。故人有兩姓。並稱者。實皆古之氏也。如陳完奔齊。史記稱田完。陳恆見

論語。史記作田常。陳仲子見孟子。郇卿書陳仲田仲互見。田駢見郇卿書。呂覽作陳駢。陳田皆氏。故兩稱

之。推之荆卿之稱慶卿。亦是類耳。若以俗語不正。二字同音。遂致移易爲言。尙未達其所以然之故也。今

別傳不稱孫者。以別族在當時宜稱孫。舉近者言也。孫氏各國皆有。不明所出。後人宜稱郇。以著所出。故

郇卿書稱孫子仍之不改。郇卿自稱之辭也。自史公稱荀卿，其後裔荀淑等皆曰荀，相沿至今，皆曰荀子，故不復稱孫也。齊宣王尊寵稷，下諸子號曰列大夫，言爵比大夫也。孟子宣王時在齊居列大夫之中，而孟子書言孟子爲卿於齊，孟子自言我無官守，我無言責，與史記田完世家云列大夫不治而議論者合，然不稱列大夫，而曰爲卿，蓋卿卽列大夫之長，所謂郇卿三爲祭酒是也。然則郇卿亦爲卿於齊矣。史記虞卿傳，虞卿說趙孝成王，再見爲趙上卿，故號虞卿。郇卿亦爲趙上卿，又從虞卿受左氏春秋。郇卿之稱卿，蓋法虞卿矣。劉向云：蘭陵人喜字爲卿，以法孫卿也。然則在齊人趙人稱郇卿，尊之之辭也。蘭陵弟子稱郇卿，美之之辭也。史記荀卿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劉向云：孫卿有秀才，年五十始來遊學，應劭風俗通窮通篇云：孫卿有秀才，年十五始來遊學，作年十五者是也。史記與劉向序皆傳寫誤倒耳。郇卿來齊在何時？史公劉向應劭皆未明言。桓寬鹽鐵論論儒篇云：潛王奮二世之餘烈，南舉楚淮，北并巨宋，苞十二國，西摧三晉，卻強秦，五國賓從，鄒魯之君，泗上諸侯，皆入臣，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諸儒諫不從，各分散，慎到接子亡去，田駢如薛，而孫卿適楚，內無良臣，故諸侯伐之，是郇卿潛王末年至齊矣。今郇卿書疆國篇有說齊相一章，正諫潛王矜功，五國謀伐齊之事，蓋說之不從，遂之楚，五國旋果伐齊，潛王奔莒被殺，襄王復國，稷下諸子分散者，復反稷下，郇卿適楚，不久卽反齊，是以史記劉向應劭皆云：襄王時尙修列大夫之缺，言潛王末列大夫已散，襄王復聚之，尙能脩列大夫之缺也。劉向云：威王宣王之時，聚天下賢

士於稷下。號曰列大夫。是時孫卿有秀才。年五十。始來遊學。應劭亦如此云。惟作齊威王時。無宣王年五十。作十五年十五是也。無宣王。蓋脫去耳。應劭之文。全本劉向故也。說者遂疑郇卿齊威王時至齊。非也。稷下之士。實威王初年始聚之。淳于髡傳。齊威王八年。楚伐齊。髡使趙請兵。是其證也。威王在位三十六年。宣王立。據田完世家。宣王十八年。乃尊崇稷下之七十六人。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稷下之士復盛。且數萬人。宣王在位十九年。十八年始尊崇稷下之士。號曰列大夫。威王時。並無列大夫之號也。卽史記所云。是以稷下之士復盛。且數萬人。皆終言其事。非宣王之世。在湣王之世也。劉向應劭所云。皆溯稷下聚士之由。故統威王宣王言之云。是時孫卿有秀才。非謂威王宣王之時。指稷下之盛時。卽湣王之世也。讀者不察。以辭害意。故繆爲之說耳。史記春申君傳。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爲相。封春申君。春申君相楚之八年。以荀卿爲蘭陵令。然則郇卿被讒。去齊入楚。在楚考烈王之八年。齊王建之十年也。客說春申君以湯武百里。有天下。孫子賢人。藉以百里之勢。不便於君。審其詞意。必郇卿爲蘭陵令不久之事。春申信客言。卽謝郇卿。卿乃去而之趙。當在考烈王八九年。趙孝成王之十二三年。議兵於趙孝成之前。卽此時矣。劉向云。孫卿應聘於諸侯。見秦昭王。及秦相應侯。今郇卿書儒效篇。有秦昭王問孫子。儒無益於人國一章。彊國篇有應侯問孫子。入秦何見一章。是其事也。據范雎傳。雎爲相。封侯。在秦昭王四十一年。五十二年。因王稽坐法誅。應侯懼。蔡澤說之。遂罷相應侯。罷相之年。卽楚考烈王八年。郇卿爲蘭陵令時。

應侯既罷相矣。劉向稱秦相應侯約言之。郇卿書直稱應侯。不曰秦相。得其實矣。秦昭王在位。盡五十六年。郇卿入趙。當昭王五十二三年。由趙入秦。不出秦。昭王五十四至五十六三年中也。卽由秦反趙。亦不出此三年中。客再說春申君。春申君請郇卿於趙。國策不言在何時。考春申君傳。春申君相楚二十二年。諸侯合從西伐秦。楚爲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諸侯兵皆敗走。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疏客。言春申君以合從伐秦不利。歸咎諸客。疏而遠之。前譏郇卿之客。必在所疏之中。於是春申君所聽信者。惟觀津人朱英。春申君徙楚都壽春。一切所爲。皆朱英之謀。然則說春申君反郇卿於趙之客。蓋卽朱英歟。由是言之。郇卿復爲蘭陵令。在楚考烈王二十二年之後矣。二十五年。春申被李園所殺。郇卿廢蘭陵令。計前後兩爲蘭陵令。不過三四年耳。桓寬鹽鐵論毀學篇云。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無二。然而郇卿爲之不食。覩其罹不測之禍也。李斯相秦。據始皇本紀。在三十四年。是年郇卿尙存。猶及見之。其卒也。必在是年之後矣。郇卿以湣王末年。年十五來齊。據田完世家。湣王三十八年。伐宋滅之。而郇卿說齊相之辭。但曰巨楚縣吾前。大燕鱗吾後。勁魏鈎吾右。不及宋國。時宋已滅。明矣。說齊相不從。郇卿乃適楚。必湣王三十九年之事。蓋郇卿之來齊。亦卽在是年歟。雖無明證。試以是年郇卿年十五推之。當生於周赧王十六年。計至始皇三十四年。得八十七年。故別傳云。卒年蓋八十餘矣。李斯傳。斯長男由爲三川守。告歸咸陽。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爲壽。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郇卿曰。物禁太盛。斯乃

上蔡布衣。今人臣無居臣上者。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所謂郇卿爲之不食。必有戒斯之詞。物禁太盛。其戒斯之詞歟。當由告歸百官長上壽之時。追念師言。不覺而歎耳。史公紀由告歸。在始皇三十五年之後。敝此事畢。接書三十七年事。則由告歸。李斯之歎。在三十六年矣。是年。郇卿之存與卒。不得而考。然可爲郇卿爲之不食之明證也。劉向讎校中。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言中祕所藏。孫卿之書。共有三百二十二篇。實三十二篇。餘皆重複之篇也。而漢書藝文志云。孫卿子三十三篇。乃傳刊之誤。當作三十二篇。王伯厚漢藝文志考證。已言之矣。然漢志既列孫卿子三十二篇於諸子儒家。又列孫卿賦十篇於詩賦。今郇卿書賦篇。僅有賦六篇。讀者莫明其故。蓋卽郇卿書中之賦篇成相篇也。漢志雜賦十二家。有成相雜辭十一篇。藝文類聚八十九卷。引成相篇曰。莊子貴支離。悲木槿。注云。成相出淮南子。據此。則淮南子亦有成相之篇。今已久佚。漢志亦從本書別出。然則成相雜辭十一篇者。淮南王之所作也。賦者。古詩之流。成相亦賦之流也。今案賦篇禮知雲蠶箴五賦之外。有僂詩一篇。凡六篇。成相篇自請成相。世之歿。至不由者。亂何疑。爲是弟一篇。自凡成相。辨法方。至宗其賢良。辨孽殃。是弟二篇。自請成相。道聖王。至道古聖賢。基必張。是弟三篇。自願陳辭。願陳辭上脫請成相三字。至託於成相以喻意。是弟四篇。自請成相。言治方。至後世法之成律貫。是弟五篇。合之賦六篇。實十有一篇。今漢志云。孫卿賦十篇者。亦脫一字。當作十一篇也。隋書經籍志。有楚蘭陵令郇況集一卷。注云。殘闕梁二卷。隋志本之。梁阮孝緒七錄。蓋七錄

題二卷者。正謂賦一卷。成相一卷也。脩隋志者。不知成相亦賦也。徒見郇卿賦篇僅六賦。不可分爲二卷。疑有殘闕。故注其下曰。殘闕梁二卷。亦殊疏矣。至舊唐書經籍志。有郇集二卷。新唐書藝文志。亦有郇況集二卷。皆據隋志。梁二卷之文。載之而已。非別有全本也。王伯厚玉海。引宋李淑書目云。春秋公子血脈譜。傳本曰郇卿撰。秦譜下及項滅子嬰之際。非郇卿作明矣。然枝分派別。如指諸掌。非殫見洽聞。不能爲。其間不無訛繆。案郇卿從虞卿受左氏春秋。故作春秋公子血脈譜。蓋據左氏傳文。及左丘明世本之姓氏篇。以成書也。世本左丘明作見顏氏家訓書證篇云。出皇甫謐帝王世紀世本有姓氏篇見左傳正義引。李淑疑非郇卿作。不過因秦公子譜。下及秦亡而已。不知郇卿卒於始皇三十四年之後。去秦亡。項滅子嬰。才數年耳。下及子嬰之世。又何疑邪。據云。非殫見洽聞。不能爲。其書之善可知。又云。其間不無訛繆。其中必有與史記諸書不合者。如皇甫謐帝王世紀。亦據左丘明世本。其中有足考訂史記者。卽其比也。不得因其不合。遂指爲訛繆矣。其書不見引於羣籍。七略七錄。皆不著其目。宋時猶存。竟至亡佚。惜哉。虞嘉鼎錄云。荀現在蓋溪作一鼎。大如五石甕。表裏皆紀兵法大篆書四足。劉向云。孟子以爲人性善。孫卿後孟子百餘年。以爲人性惡。向必言後孟子百餘年者。以史記言孟子所如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又言郇卿著數萬言而卒。是孟郇著書。皆在晚年。故據孟郇之卒年。相去百餘年爲言也。向徧讀中秘書。博覽參稽。其言信而有徵者也。故別傳從之。郇卿卒於始皇三十四年之後。逆推孟子之卒。當在周赧王初年。方合百餘年之數。今世所傳孟子譜。禮樂錄。闕里志。

等書皆出宋明人之手。記孟子生卒。言人人殊。均無據之游辭。不足信者也。而說經者好稱之。誠末學所不解矣。陸德明經典釋文。敍錄毛詩。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大毛公。毛公爲詩詁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一云子夏授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陸璣毛詩草木蟲魚疏云。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孫卿。卿授魯國毛亨。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此毛詩得郇卿之傳也。漢書楚元王傳。楚元王交。嘗與魯穆生白公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浮丘一作包丘。見鹽鐵論毀學篇。浮丘蓋來之地。左傳浮來。公穀皆作包來。是其例也。伯孫卿之門人也。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卒業。文帝時。申公爲詩最精。以爲博士。申公始爲詩。號魯詩。此魯詩得郇卿之傳也。劉向別錄。左傳正義引。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鐸椒。椒作鈔撮八卷。授虞卿。卿作鈔撮九卷。授孫卿。卿授張蒼。經典釋文云。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衛人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虞卿傳同郡郇卿。名況。況傳武威。張蒼。陽武人。此云武威。傳寫之誤。張蒼。蒼傳洛陽賈誼。此左氏春秋。郇卿之傳也。楊士勛穀梁疏。穀梁子名俶。字元始。一名赤。魯人。受經於子夏。爲經作傳。授孫卿。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瑕丘江翁。此疏有脫文。當云卿傳浮丘伯。伯傳申公。申公傳瑕丘江翁。漢書儒林傳。申公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卒以詩春秋授

而瑕丘江公盡能傳之。是其證也。顏師古亦云。穀梁授經於子夏。傳郇卿。此穀梁春秋。郇卿之傳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商瞿字子木。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弓。今本史記作子弘。張守節正義已正其誤。然韓昌黎云。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馯臂子弓。則昌黎所見之史記未誤也。張守節所據本誤。致令今本皆誤。子弓傳江東矯子庸庇。漢書儒林傳。商瞿受易仲尼。傳魯橋庇子庸。子庸傳江東馯臂子弓。亦誤。當以史記爲正。今漢書子庸子弓。二名互易。幸留江東二字在中。問不誤。然子弓。史記云楚人。漢書云魯人。未詳孰是也。郇卿善爲易。得子弓之傳也。郇卿傳易於何人。不可考。郇卿尤善於禮。今授受源流。不可考。然漢書儒林傳。東海蘭陵孟卿事蕭奮。以禮授后蒼。蒼說禮數萬言。號曰曲臺記。授戴德。延君戴。聖次君德。號大戴。聖號小戴。據劉向云。蘭陵人善爲禮。又字卿。必得郇卿之傳也。惜今未老至今稱之曰蘭陵人喜字爲卿。蓋以法孫卿也。孟卿蘭陵人善爲禮。又字卿。必得郇卿之傳也。惜今未能知其詳耳。孟卿傳士禮十七篇於后蒼。蒼傳二戴。今大小戴所傳儀禮篇次各殊。見賈公彥儀禮疏。由是言之。儀禮蓋亦郇卿之傳也。郇卿之師子弓。韓昌黎以爲馯臂子弓。此說不起。自昌黎。張守節作史記正義。所據本作子弘。辯之曰。荀子作子弓。楊倞注非相篇云。馯臂子弓受易者也。傳易之外別無聞。非馯臂也。楊注力辯非馯臂子弓。則唐以前之說皆以郇子之子弓。卽馯臂矣。古說相傳。信而有徵者也。應劭云。子弓子夏之門人。蓋子弓學無常師。學業必有異人者。故郇卿比之孔子。不得以典籍無傳而疑之也。楊倞以子弓爲仲弓。云子者著其爲師。元人吳萊以爲子弓之爲仲弓。猶季路之爲子路。考其時世。郇卿不得受業於仲弓。不過因孔子稱仲弓可使南面。以爲必仲弓方可比孔子耳。殊乖事之實也。王弼注論語云。經

文釋

朱張字子弓。郇卿以比孔子者。朱張字子弓。或有所據。以爲卽郇卿所稱子弓。誣亦甚矣。朱張在孔子之前。郇卿不能受業。卽以爲郇所受業。亦孔子前之聖人。何以郇卿動曰孔子子弓。先孔子而後子弓邪。劉向云。董仲舒作書美郇卿。案漢書藝文志。董仲舒百二十篇。今惟存春秋繁露八十二篇。復多殘闕。不見美郇卿之文。其逸久矣。汪氏述學。極詆國策記郇卿之事。其言曰。孫子謝春申書。去就曾不一言。泛引劫弑死亡之事。未知何屬。且靈王楚之先君。豈宜斥言其罪。韓嬰誤以說詩。劉向不察。采入國策。失之矣。自厲憐王以下。乃韓非子姦劫弑臣篇文。其言刻覈。舞知以禦人。其詞賦。乃郇子侘詩之小歌。由二書雜采爲篇。文義不屬。孫卿自爲蘭陵令。逮春申君死十八年。其間未嘗適趙。本傳稱齊人或讒郇卿。卿乃適楚。詩外傳國策所載。卽因此緣飾。末所引詩。乃詩外傳之文。國策亦並載之。案汪氏此說殊武斷。因不達郇卿謝書之旨。遂妄言之耳。書之旨。言春申將有劫殺之禍。指李園女弟之謀。與親信李園也。故其詞隱。其意微。言外有去而不就之心。何得以去就不言爲疑邪。其說靈王也。直據春秋所記之事。言非斥其罪。國策載之。韓詩外傳載之。劉向校孫卿書。雖未載其謝書。然云謝春申書。以刺楚國事。必不誣也。韓非。郇卿弟子。其書援引師說。又何足怪。因韓非引之。卽斥爲刻覈。舞知禦人。今讀其書。心情悱惻。諷刺深遠。並無舞知禦人之事。何其誣也。且以爲郇卿此書。乃劉向采自韓非。以入國策。韓非之書。雖全用其文。然未明言是郇卿謝春申書。而向遂割取。以妄爲之。向之博學篤實。乃至荒唐若此乎。何其自信而輕蔑古

人邪。郇卿遺春申書與歌賦。本屬二事。何得云文義不屬邪。但國策所載歌賦不全。今賦篇末儂詩一篇。皆是也。乃云詞賦。乃郇子儂詩之小歌。何其知二五而不知有十也。不信劉向。不信國策。徒拘守史記。漫不加考。窒莫甚焉。妄云孫卿自爲蘭陵令。逮春申君死十八年。未嘗適趙。但據春申君傳。相楚八年。以郇卿爲蘭陵令之文。計至春申君死。郇卿廢。其間十八年。十八年不誤。未嘗適趙。則繆之繆者也。此十八年中。果在蘭陵。未之他國。而何時議兵於趙。孝成王之前。何時入秦。與秦昭王應侯相問答邪。凡此皆見於郇卿書者。豈抑可誣爲劉向所爲乎。至以國策韓詩外傳。皆因史記齊人或讒郇卿之文。緣飾而成。更屬駑誣之詞。直以莫須有斷獄矣。惟國策篇末所引詩。實韓詩外傳之文。所見良是。然以爲劉向采自韓詩外傳。則仍非後人據韓詩外傳。以竄入國策耳。今世所行國策。皆非劉向著定之舊。夫豈不知邪。汪氏以考據自命。雄視一時。不料其亦留此武斷之說於世也。

荀子集解目錄

第一冊

- 自序……………一
楊倬舊序……………一
例略……………一
考證上……………一
考證下……………一
卷一
勸學篇第一……………一
脩身篇第二……………一三
卷二
不苟篇第三……………二三
榮辱篇第四……………三三

第二冊

卷三

非相篇第五……………一

非十二子篇第六……………一二

仲尼篇第七……………二二

卷四

儒效篇第八……………二八

卷五

王制篇第九……………五〇

卷六

富國篇第十……………六八

卷七

王霸篇第十一……………八五

第二冊

卷八

君道篇第十二……………一

卷九

臣道篇第十三……………一二

致仕篇第十四……………二〇

卷十

議兵篇第十五……………二四

卷十一

彊國篇第十六……………四一

天論篇第十七……………五二

卷十二

正論篇第十八……………六一

卷十三

禮論篇第十九……………七八

卷十四

樂論篇第二十……………九九

第四冊

卷十五

解蔽篇第二十一……一

卷十六

正名篇第二十二……一七

卷十七

性惡篇第二十三……三一

君子篇第二十四……四二

卷十八

成相篇第二十五……四五

賦篇第二十六……五六

卷十九

大略篇第二十七……六三

卷二十

宥坐篇第二十八……八四

子道篇第二十九……九〇

法行篇第三十……九三

哀公篇第三十一……九五

堯問篇第三十二……一〇二

劉向鈇錄……一〇六

荀子集解

卷一

勸學篇第一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爲之，而寒於水。以喻學則才過其本性也。○盧文弨曰：元刻作青，出之藍，無於字。王念孫曰：困學紀聞云：青出之藍，作青，取之於藍，監本未必是。建本未必非。自注云：今監本乃唐與政、台州所乘，熙甯舊本亦未爲善。又云：請占之五，秦監本未必是。建本未必非。五帝而刪注文。是王以作出者爲是也。元刻作出之藍，卽本於建本。監本於建本及意林、埤雅引之，並作出於藍。新論崇學篇同。史記褚少孫續三王世家引傳曰：青采出於藍，而質青於藍者，教使然也。卽是此篇之文。則本作出於藍，明矣。宋錢佃本從監本，作取之於藍，而所引蜀本亦作出於藍。宋龔士萬荀子句解同。今取之於藍，不得謂荀子本作出於藍，而作取者爲非也。宋建監本岐出，亦緣所承各異。故王氏應麟無以定之。謝本從盧校，今仍之。木直中繩，輶以爲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輶使之然也。○蘇屈橋枯暴乾，挺直也。晏文詔曰：暴，舊本作暴，非說文一作暴，晞也。一作暴，疾有所趣也。顏氏家訓分之亦極明。今此字注雖訓乾，然因乾而暴起，則下當從本案考工記：輪人槁作藪，鄭注云：藪，藪暴陰柔後，必槁減轉。草暴起，釋文：雖訓乾，反劉步莫反。一音蒲報反。又注：藪，舊本訛作藪。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參，三也。曾子曰：日三省吾身，知讀爲智，行下孟反。○俞樾曰：省乎二字，後人所加也。荀子者，驗之於己，故知明而行無過也。後人不得參字之義，妄據論語三省吾身之文，增省乎二字，陋矣。大戴參

記勸學篇作君子博學如日參已焉與俞說同孔氏廣森云參已者學乎兩端以已參之一本而日參者乎已焉與荀子
博學如日參已焉與俞說同孔氏廣森云參已者學乎兩端以已參之一本而日參者乎已焉與荀子
文同此後人用荀子改大戴記也荀書自作而日參者乎已參三義同羣書治要
作而目三省乎已易參為三是本文有者乎二字之明證與楊注義合俞說非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

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益於人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

而異俗教使之然也干越猶言吳越呂氏春秋荆有次非得寶劍於干越高誘曰吳邑也貉東北夷同聲

宋本作干越今從元刻與大戴禮同注於越舊作吳越說所引呂氏春秋見知分篇次非俗本作飲飛唯

宋本與呂氏同呂氏干越作干遂淮南同注干音寒國策作干騫然楊氏自作于越故以於越為釋劉台

拱曰淮南原道訓干越生葛綸高注干吳也楊氏此注以干越為吳越蓋用高義觀下文引呂氏春秋注

可見盧改非也今原道訓作于越亦妄庸人所改王念孫曰劉說是也宋刻呂夏卿本錢佃本並作干越

干越夷貉四者皆國名不得改于越為于越古書言干越者多矣凡改干越為于越者皆所謂知其一說

不知又有一說者也大戴記之于越亦後人所改辯見漢書貨殖傳淮南道藏本及朱東光本皆作干它

本皆改為于俞樾曰秦盧刻誠非而楊注原文謂猶言吳越亦恐不然干與越並言則干亦國名管子內

業篇昔者吳干戰未訖不得入軍門國子擿其齒遂入為干國多則干與吳且為敵國非即吳明矣尹知

章注管子以干為江邊地非是辨見管子字本傳說文邑部干國也今屬臨淮從邑干聲一曰干木屬

吳蓋邗古國名後為吳邑哀九年左傳吳城邗是也古書言干越者則常從國名之本訓不得因其後為

吳邑而即訓為吳也先謙案王氏雜志引文選江賦注所引墨子以利荆楚干越吳都賦包括干越莊子

刻意篇干越之劍及淮南原道訓以證漢書貨殖傳之于越當為干越其義允矣今案鹽鐵論殊路篇干
越之劍不厲匹夫賤之亦一證也吳干先為敵國後干併於吳管子吳干戰及左傳吳城邗即其明證干
為吳滅而吳一稱干猶鄭為韓滅而韓亦稱鄭一竹書紀年書韓哀侯作鄭哀侯一命氏所繫亦非也今
依劉王說詩曰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詩小雅小明之篇靖謀介
改從宋本詩曰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詩小雅小明之篇靖謀介
不使懷安也言能謀恭其位好正直之道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身則自無禍故福莫長焉○俞
則神聽而助之福引此詩以喻勤學也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身則自無禍故福莫長焉○俞
懋曰上引詩云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此文神字福字即本詩文也今本此二句誤行固屬非是但下文物類之起至君子慎
舊本以荀子它篇引詩為例遂斷上引詩為一節以此二句提行固屬非是但下文物類之起至君子慎

其所立乎一段言榮辱禍福之理正與引詩及此二句相應若斷屬上節
亦未安各篇引詩亦多在篇中不盡屬一節之末此處不當分段今正
孔子曰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足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

三字曰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足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

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能善絕

念孫曰江河本作江海海與里為韻下文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亦與里為韻今本海作河則失其韻矣

海則同俞樾曰能當讀為耐漢書食貨志能風與旱龍錯傳其性能寒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喻修

趙充國傳漢馬不能冬師古注並曰能讀曰耐此文能字正與彼同

○王念孫曰生讀為性大戴記作性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為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葺折

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蒙鳩鷓鴣也葦葦之秀也今巧婦鳥之巢至精密多繫於葦苕之上

一名蒙鳩亦以其愚也言人不知學問其所置身亦猶繫葦之危也說苑客謂孟嘗君曰鷓鴣巢於葦苕

箸之以髮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葺折卵破者何也所託者然也○盧文弨曰蒙鳩大戴禮作鷓鴣方音

作鷓鴣今從宋本與說文合又曰說文有箸無箸箸但訓飯缺無形著及繫著義或本有著字而誤脫亦未

可知然古書如周語大夫士曰格位箸即位著也列子仲尼篇形物其箸以箸為著明也趙策智伯曰兵

箸晉陽三年矣以箸為傳著也世說新語一書皆以箸為著以故六書正譌謂箸字多有假借用者別作

著非今校此書凡宋本作箸者仍之其他卷作著字者即不改非必古之盡是而今之皆非以待夫通人

自擇焉耳所引說苑見善說箸作著之髮毛建之女工不能為也末句作其所託者使然也餘與此同
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本草藥名
名烏扇陶弘景云花白莖長如射人之執竿又引阮公詩云射干臨層城是生於高處也據本草在草部
中又生南陽川谷此云西方有木未詳或曰長四寸即是草云木誤也蓋生南陽亦生西方也射音夜○
盧文弨曰注烏扇宋本與本草同元刻作烏髮廣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王念孫曰此下有白沙在涅與
雅烏髮射干也蓬髮同所夾反是二字皆可通

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所謂召禍也。質的正鵠也。實樹成蔭而衆鳥息焉。醜酸而螭聚焉。德則

者衆。故言有召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文昭曰：慎其元刻，作其慎，大戴作：慎其所立焉。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備焉。謝本從：虛校作：聖心備焉。盛

文昭曰：宋本循作：備與大戴同。劉台拱曰：當作：備古音與德得為韻。王念孫曰：呂錢本作：備此音積善成

德而通於神明，則聖心於是乎備也。成德與聖心備上下正相應。元刻：備作：循，則與上文不相應矣。德效

篇云：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彼言全盡，猶此言聖心備也。一也。備字古音鼻墨反。見吳械韻補。一正與

德得為韻。二也。大戴記及羣書治要，並作：備。文選：謝瞻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注：張子房詩注：引此

亦作：備。一張華勵志詩注：引作：循。與二注不合。乃後人以誤。本荀子改之。三也。備字俗書作：備。循字

書或作：循。二形相似而誤。先謙案：孔廣森大戴記補注，以積土成山至末為一段。今從之。言學必積小高

大。一志者成也。榮辱篇云：堯禹者，非生而具者也。起於變，故成乎修。為待

盡而後備者也。與此言積善成德，聖心乃備，義合。劉王說是。今改從宋本。故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曰：頭

與。跬，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刻：作：江。河先謙案：翠書治要作：河海。駢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十當引

車則亦及駢驥之一躍。據下云：駑馬十駕，則亦及之。此亦當同。疑脫一句。○盧文弨曰：不能十步，十當作

千。玉篇引：大戴禮：駢驥一蹶不能十步。今大戴禮步作里。此千作十，皆是。謬字里海為韻。步舍為韻。古音

骨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續與：蜎同。蜎，蜎也。○盧文弨曰：正文：螻字上，蟹六跪而二螯，非地

文：鏤而舍之，朽木不折，鏤而不舍，金石可鏤。反：春秋傳曰：不啻舍與捨同。鏤，刻也。苦結，螻無爪牙之利，筋

其一日千里也。每日所行為一駕。若十度引車，則非駕義也。王念孫曰：呂氏春秋：貴卒篇曰：所為貴驥者，為

驚馬十日行千里之證。大戴記：駢驥一蹶不能千里。與舍不合。韻乃涉上文。無功在不舍。○盧文弨曰：以致千里而鏤一玉篇引作：千步千字。雖譌而步字不譌。一辭見大戴記述聞。功在不舍。此句常連上

蠶之穴無可寄託者用心躁也。跪足也。韓子以則足為則跪。蟹首上如鉞者。許叔重說文云。蟹六足二

疑皆八字之訛。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冥冥惛惛皆專默情誠之

先謙案。蠶同。解。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也。爾雅云。四達謂之衢。孫炎云。衢。交道也。或曰。衢。兩道

冥作憤。憤。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也。爾雅云。四達謂之衢。孫炎云。衢。交道也。或曰。衢。兩道

衢。古之遺言歟。○郝懿行曰。案楊朱哭衢塗。見王霸篇注云。衢。塗。歧路也。秦俗以兩為衢。或曰。四達謂之

衢。大意與此注同。俱兼二義。訓釋實則楊朱見歧路而悲。即莊子云。大道以多歧亡羊之意。不必泥爾雅

四達謂之衢也。王念孫曰。爾雅四達謂之衢。又云。二達謂之歧。旁歧。衢一聲之轉。則二達亦可謂之衢。故

大戴記作行歧塗者不至。勸學篇下文言兩君兩視。兩聽。王霸篇下文言榮辱安危存亡之衢。皆謂兩為

衢也。大略篇又云。二者治亂之衢也。○今本脫治字。目不能兩視而明。耳不能兩聽而聰。○盧文弨曰。兩

辯見大略。則荀子書皆謂兩為衢。先謙案。王說是。目不能兩視而明。耳不能兩聽而聰。○盧文弨曰。兩

有能字。與大戰同。元刻無。王念孫曰。呂錢本俱有能字。元刻無。兩能字。則文不足意矣。先謙案。謝本從盧

字。故刪兩能字。以歸畫一。不知古人之文。不若是之拘也。若無兩能字。則文不足意矣。先謙案。謝本從盧

校無兩能字。今依。騰蛇無足而飛。爾雅云。騰。蛇。郭璞云。龍。梧鼠五技而窮。梧鼠當為鼯鼠。蓋本誤為鼯

王說。改從宋本。○滕蛇無足而飛。爾雅云。騰。蛇。郭璞云。龍。梧鼠五技而窮。梧鼠當為鼯鼠。蓋本誤為鼯

也。言技能雖多而不能如騰蛇專一。故窮五技。謂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渡谷。能穴不

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盧文弨曰。本草云。螻蛄一名鼯鼠。易釋文及正義皆引之。崔豹古今注亦同。蝸

與梧音近。楊說似未參此。王念孫曰。本草言螻蛄一名鼯鼠。易釋文及正義皆引之。崔豹古今注亦同。蝸

合為一名。而謂之蝸鼠。又以蝸音相近。而謂之梧鼠。可乎。且大戴記正作鼯鼠。今以螻蛄之蝸。鼯鼠之鼠

相近。則梧為誤字。明。詩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

也。詩曹風尸鳩之篇。毛云。尸鳩。鵙也。尸鳩之養。七子且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平均如一。善人君子。其

執義亦當如尸鳩之篇。毛云。尸鳩。鵙也。尸鳩之養。七子且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平均如一。善人君子。其

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瓠巴。古之善鼓瑟者。不知何代人。流魚。中流之魚也。列子云。瓠巴鼓琴。鳥舞

魚躍。○盧文弨曰。流魚。大戴禮作沈魚。論衡作鱗魚。亦與沈魚音近。恐流字

結。○盧文弨曰。注。鵙。鞠。元刻作結。鞠。毛傳作

誤韓詩外傳作潛魚或說流魚即游魚古流游通用先謙案流魚大戴禮作沈魚是也魚沈伏因鼓瑟而出故云沈魚出時外傳作潛魚潛亦沈也作流者借字耳書沈涵非十二子大略篇作流源君子篇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羣書治要引作沈淫此沈流通借之說淮南子說山訓作淫魚高注以為長頭口在頷下之魚與後漢馬融傳注鯨魚口在頷下合故論衡作鯨魚此二書別為一義虛引或說流魚即游魚既漢游魚何云出聽望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伯牙古之善鼓琴者亦不知何代人六馬天子路車之馬也漢文生義斯為謬矣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書曰乾六車坤六馬白虎通曰天子之馬六者示有事於天地四方也張衡西京賦曰天子駕彫軫六駿駿又曰六玄蚪之奕奕齊騰驥而沛艾仰首而秣故聲無小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形謂有玉在山而草木潤○王念孫曰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為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燥○王無草字者依淮南說山篇加之也文選吳都賦林木為之潤醜李善注引此作玉在山而草木潤不引則本閣十引建本荀子同江賦文賦注並同藝文類聚木部太平御覽木部一引亦同而草部不引則本策傳作玉處於山而木潤文雖小異而亦無草字淵生珠而崖不枯為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燥○王念孫曰不積之涉上下文而衍當依羣書治要刪說見大戴記述聞勸學篇先謙案大戴記作為善言而不積乎豈有不涉虛辨注至一作聞孔廣森注云言為善或不積耳積則未有不至於成者此文亦言為善或不積邪積則安有不聞者乎語意曲而有昧治要作為學惡乎始惡乎終假設曰其數則始乎誦善積也徑刪不字意味索然王氏反從之欲併刪大戴記何也學惡乎始惡乎終問也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數術也經謂詩書禮典禮之屬也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身也○先謙案荀書以士君子聖人為三等修身非相儒真積力久則入力久則能入於學也誠積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為之人也舍之禽獸也故書者政事之紀也書所以紀政事詩者中聲之所止也詩謂樂章所以節聲音至乎中而止不使流淫也春秋傳曰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百未必皆合中聲夫子但謂關雎不淫不傷可知它詩未必盡狀先謙案下文詩樂分言此不言樂以詩樂相兼也樂論篇云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為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

聲足以樂而不流與此言詩為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禮所以為典法之大分統類之綱紀類謂禮中聲所止可互證郝說非也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禮所以為典法之大分統類之綱紀類謂禮

齊謂法為類也謝本從盧校類上有羣字王念孫曰元刻無羣字宋本同元刻是也宋本作羣類者蓋不曉類字之義而以意加羣字也類者謂與法相類者也此文云法之大分類之綱紀非十

二子及大略篇並云多言而類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王制大略二篇又云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皆以類與法對文據楊注云類謂禮法所無觸類而長者猶律條之比附則本無羣字明矣先謙案

王說是今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禮有周旋揖讓之敬樂之中和也謂使改從元刻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禮有周旋揖讓之敬樂之中和也謂使

人得中詩書之博也博謂廣記土風鳥春秋之微也微謂褒貶沮勸微而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君子之學和悅也詩書之博也博謂廣記土風鳥春秋之微也微謂褒貶沮勸微而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君子之學

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所謂古之學者為己入乎耳箸乎心謂聞則志而不忘也端而言

蠕而動一可以為法則蠕人為端微言也蠕微動也一皆也或喘息微言或蠕蠢蠕動皆可以為法則皆可為法則與此文同則讀端為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所謂今之學者為口耳之閒則四寸耳曷

足以及美七尺之軀哉韓侍郎云則當為財與繞同○盧文弨曰宋本四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為禽犢禽犢餽獻之物也○郝懿行曰小曰禽大曰獸禽謂饋之

弄之物耳小人之學入乎耳出乎口無裨於身心但為玩好而已故以禽犢餽之非必曰禽大曰獸禽謂饋之饋之請君子不許故云禽犢饋獻之物不知貨財謂賂賂禽犢謂玩好耳先謙案楊注固非郝說尤誤上

於為禽犢而已文義甚明荀子言學以禮為先人無禮則禽犢入耳出口心無所得故不足美其身亦終宗守又云為之也舍之禽獸也此文與禮為先人無禮則禽犢入耳出口心無所得故不足美其身亦終

或曰竊為敬口敬敬然也敬與敬通○盧文弨曰敬敬為本之作聲曰敬敬今改正郝懿行曰敬與敬同說文云警不省人言也與此義合俞樾曰論語季氏篇言未及之而言謂之噪釋文曰魯讓躁為敬荀子

說文云警不省人言也與此義合俞樾曰論語季氏篇言未及之而言謂之噪釋文曰魯讓躁為敬荀子

此文蓋本魯論下文曰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皆與論語同惟變與為傲可說也傲即躁之異字不問而告去可與言而言皆失之躁非失之傲也魯論之說今不可得而詳以意度之殆亦段傲為躁自古文論語出得其本字遂謂魯論說非是問一而告二謂之實不然也躁字義長係字義短皆之經師豈不知此而改躁為傲乎失誤案俞說是問一而告二謂之噴即讀字也謂以言強助之今贊禮謂之噴噴古字口與言多通○盧文弨曰季善注文賦引坤者云嘈時聲兒時與噴及獻同才為反荷子上句謂其躁此句謂其多言下文云如響則不問不告問一不告二楊注非也時今文選注誤為時郝懿行曰噴者嘈噴傲非也君子如響矣響與響同學莫謂語聲懸碎也陸機文賦務嘈噴而妖治義與此近揚注非傲非也君子如響矣響與響同學莫便乎近其人師也禮樂法而不說有大法而詩書故而不切故曰學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也春秋約而不速文義隱約變眩難明不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尊以徧矣周於世矣當其人習說之時則矣六經則不能然矣○郝懿行曰案方古讀如旁亦讀如傍此方當讀為依傍之傍言親近其人而習聞其說則稟仰師承周徧於世務矣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先謙案郝讀方為傍則習上之字不可通習有積貫之義非近其人則不能常習其說呂覽任數篇習者曰高注習近習是習與近義亦相通言習其說即知其說近其人不必遠方為傍轉致文義支離也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為徑即下文所謂踐徑言入學之踐徑莫速乎好賢而隆禮次之○王念孫曰經讀云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此徑字訓為疾莫徑即本篇所謂莫速也漢書張翥傳從蜀宜徑如淳曰徑疾也見史記大宛傳集解要得師莫神一好語意略與此同學之經即學之徑古讀徑如淳曰經通人賈子立後義篇與道艾經於此莫經即荷子之莫徑楊以為學之經即學之徑古讀徑如淳曰謂得其人而師之好其人則是中心悅而誠服親炙之深者也隆禮謂自以禮檢束其身先謙案王讀經為徑引脩身篇之莫徑謂即本篇所謂莫速是學之速莫速乎好其人於詞為復上文學莫便乎近其人亦無此複語其說非也呂覽當染有始知分驕恣諸篇高注竝云經道也學之經猶言學之道耳成相篇云治之經禮與刑又云聽之經一例是荷書自有此文法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志言治之道聽之道與此學之經一明其請治之經聽之經猶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則末世窮年不免為陋儒而已安語助猶言抑也或作安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禮記三年問作焉戰國策謂趙王曰秦與韓為上交秦禍案移於

梁矣。秦與梁為上交。秦禍案攘於趙矣。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今置質為臣。其主安重。釋懸辭官。其主安輕。蓋當時人通以安為語助。或方言耳。特猶言直也。雜識志。謂商文不知通變也。○郝懿行曰。安猶狀也。為也。其人又不能隆禮。直學雜識。謂記也。所謂記醜而博也。志順乎書者。志與職同。謂標也。如今學僣。課讀用直也。猶言但學雜識。謂記也。所謂記醜而博也。志順乎書者。志與職同。謂標也。如今學僣。課讀用紙為號。記也。順者。順其文也。謂陋儒也。標志。順讀詩書末二字。窮年不知理。解也。王引之曰。此文本安特將學雜志。順詩書而已耳。志即古識字也。今本竝出。識志二字。校者旁記也。王引之曰。此因誤入正文耳。今作雜識志。順詩書。皆三字為句。多一識字。則重復而累於詞矣。楊注本。作雜志。謂雜詩書而已。文義甚明。足正後人竄改之謬。先謙案。學雜識志。王說是。安猶案也。特猶直也。此云直學。謂雜詩書而已。文義解。載篇云。案直將治怪說。玩奇辭也。安竝猶則也。苟書用安。案字。或為語。詞。或作則。字。用則。字。亦非。謂是則曰。是非則曰。非也。正論篇云。暴國獨侈。安能誅之。能字衍。謂暴國獨侈。則誅之也。又云。今然。疆國篇云。秦使左。使右。案右。使楚也。謂使左。則右。使右。則左。使右。則右。謂暴國獨侈。則誅之也。又云。今以聖制為法也。此竝以安案代則字。餘皆語詞。富國篇則案以師案。以仲尼篇云。至於成王。則安以無誅。已。大略篇云。至成康。則案無誅已。臣道篇云。凡人非賢。則案不肖也。以則案。則安連用。安案亦語詞。彊國篇云。是何也。則小事之至也。數又云。是何也。則其殆無儒邪。天論篇。生於今而志乎古。則是其在我也。數則字。語詞。則將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蹊徑也。所成所出。皆若挈裘領。誦五指而頓之。頓者不亦猶安案也。○言禮亦為人之綱領。挈舉也。誦與屈同。頓挈也。頓者不可勝數。言禮皆順矣。○盧文弨曰。頓猶可勝數也。頓挫。提舉高下之狀。若頓首然。注挈也。疑誤。順者不可勝數。言禮皆順矣。○盧文弨曰。頓猶訓頓。為挈於古無據。且上文已有挈字。此不得復訓為挈。盧以頓為頓挫於義。尤迂。頓者引也。言挈裘領者。誦五指而引之。則全裘之毛皆順也。廣雅曰。挈引也。曹憲音頓。古無挈字。借頓為之。鹽鐵論。詔聖篇曰。今之治民者。若拙御馬。行則頓之。止則擊之。頓之引之也。釋名曰。挈制也。制頓之。使頓已也。挈亦引也。鹽鐵論。散不足篇曰。吏捕索挈頓。不以道理。稽少孫。續史記。滑稽傳曰。當道擊頓人車馬。不道禮憲。以詩書為之道。言說也。標表也。○王念孫曰。道者。由也。一見禮器中庸注。一言作事不由禮法。而以也。失之。又富國篇。不足以持身安身。明君不言之。譬之猶以指測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錐食壺也。○謝本從盧校。不道也。道亦由也。楊云。明君不言之。譬之猶以指測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錐食壺也。○謝本從盧校。

曰。食同餐。王念孫曰。呂錢本作食。元刻作煖。案說文。羹。舖也。從夕。食。思。魂。切。餐。吞也。從食。奴聲。或從水。作
澆。七。安。切。玉篇。廣韻。多作煖。而煖。鑿二字。皆異音異義。古音鑿屬寒部。煖屬魂部。故魏風。伐檀。首章之餐。
與檀。干。澆。應。類。為。韻。三。章。之。煖。與。輸。淪。淪。為。韻。兩。字。判。然。不。同。自。爾。雅。釋。文。始。誤。以。餐。為。煖。而。集。韻。
遂。合。餐。煖。為。一。字。矣。今。俗。書。煖。字。作。煖。而。錢。本。作。煖。自。是。澆。之。俗。字。非。煖。字。也。虛。從。元。刻。作。煖。云。輪。同。餐。
非。是。先。謙。案。王。說。是。今。依。呂。錢。本。正。作。煖。以。錐。食。壺。言。以。錐。代。箸。也。古。人。貯。食。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禮。雖
以。壺。中。山。策。君。下。壺。食。臣。父。韓。非。子。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食。以。從。皆。其。證。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禮。雖
未。明。法。十。也。○先。謙。案。法。士。卽。好。禮。之。士。修。身。篇。云。學。也。者。禮。法。也。非。禮。是。無。法。也。又。云。好。法。而。行。上
隆。禮。雖。察。辯。散。儒。也。散。謂。不。自。檢。束。莊。子。問。楛。者。勿。告。也。楛。與。苦。同。惡。也。問。楛。謂。所。問。非。禮。義。也。凡。器。物
苦。草。昭。曰。望。曰。功。曉。曰。苦。故。西。京。賦。曰。鸞。良。雜。苦。史。記。曰。告。楛。者。勿。問。也。說。楛。者。勿。聽。也。有。爭。氣。者。勿。與
器。不。苦。慮。或。曰。楛。讀。為。浩。儀。禮。有。浩。功。鄭。玄。曰。浩。屬。也。告。楛。者。勿。問。也。說。楛。者。勿。聽。也。有。爭。氣。者。勿。與
辯。也。故。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道。不。至。故。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可。與。言。道
之。理。色。從。而。後。可。與。言。道。之。致。至。而。後。接。之。也。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傲。亦。戲。傲。也。論。語。曰。可。與。言。而
不。言。謂。之。隱。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順。亦。戲。傲。也。論。語。曰。可。與。言。而
謂。君。子。言。與。不。言。皆。順。其。人。之。可。與。不。可。所。謂。時。然。後。言。人。不。願。其。言。也。此。詩。曰。匪。交。匪。舒。天。子。所。予。此
之。謂。也。詩。小。雅。采。芣。之。篇。匪。交。當。為。彼。交。言。彼。與。人。交。接。不。敢。舒。緩。故。受。天。子。之。賜。予。也。○虛。文。引。曰。匪
行。邁。謀。杜。注。匪。彼。也。匪。舒。宋。本。與。詩。攷。合。元。刻。及。讀。詩。記。所。引。皆。作。匪。舒。此。段。自。昔。者。瓠。巴。鼓。瑟。起。至
此。皆。論。為。學。之。效。與。為。學。之。要。末。亦。引。詩。以。證。之。應。為。一。節。宋。本。分。段。頗。不。明。今。更。正。王。引。之。曰。此。引。詩
匪。交。匪。舒。正。申。明。上。文。之。不。傲。不。隱。不。瞽。則。作。匪。者。正。字。作。彼。者。借。字。也。交。讀。為
媿。廣。雅。曰。媿。音。絞。侮。也。言。不。侮。慢。不。怠。緩。也。說。見。經。義。述。聞。小。雅。桑。扈。篇。為

百發失一不足謂善射千里蹞步不至不足謂善御全盡倫類不通仁義不一不足謂善學禮法所未該

以其等倫比類而通之謂一以貫之觸類而學也者同學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涂巷之人也或善其善長也一仁義謂造次不離他術不能亂也盜跖柳下季之弟聚徒九千人於太山之傍或否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紂盜跖也盜跖柳下季在魯魯公時與孔子年數懸遠莊子說之而不入者耳

全之盡之然後學者也學然後全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爲美也故誦數以貫之使習禮樂詩書之數以貫穿之俞

櫛曰誦數猶誦說也詩擊鼓篇與子成說毛傳曰說數也說爲數故數亦爲說禮記儒行篇道數之不能終其物正義曰數說也荀子王霸篇曰不足數於大君子之前仲尼篇曰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徒稱

與數文異而義同凡稱說必一一數之故即謂之數誦數以貫之猶云誦說以貫之與下句思索以通之一律誦數思索皆兩字平列楊注非隱十一年穀梁傳檀弓同時也累數皆至也范注曰累數總言之也

書即說也先謙案俞說是思索以通之思求其爲其人以處之思索而不體之於身則無以居之故必自正名篇亦云誦數之備

爲其人以居其道也郭嵩燾曰爲其人以處之猶言設身處地取除其害者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古人所已行者爲之程式而得其所處之方也先謙案劉郭說是

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是猶此也謂正道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

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致極也謂不學極恣其性欲不可禁也心利之有天下

○劉台拱曰言耳目口之好之與五色五聲五味同心利之與天下同俞樾曰上文皆言君子爲學之道及至其三字直接上文安得云謂不學者乎若云學成榮貴義更粗矣古之字於字通用大戴禮事父

母篇曰養之內不養於外則是越之也養之外不養於內則是疏之也目好於五色耳好於五聲口好

於五味心利於天下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故權利不能傾也

能傾也羣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蕩動也覆說爲學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死生必

是乃德之操行○郝懿行曰德操謂有德而能操持也生死由是所謂國有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

道不變塞國無道至死不變者庶幾近之故云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

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此之謂也詩小雅小旻之篇毛云喻喻然患其上皆然不思

反與詩攷合○盧文弨曰喻喻皆皆元刻與詩攷合宋本作滄滄訛訛法同

扁善之度以治氣養生則後彭祖以修身自名則配堯禹扁讀為辨韓詩外傳曰君子有辨善之度言若用禮治氣養生則不及於彭祖若以修身自為名號則壽配堯禹不朽矣言禮雖不能治氣養生而長於修身自名

以此辨之則善可知也彭祖堯臣名經封於彭城經虞夏至商壽七百歲也○盧文弨曰案扁外傳作辯

則扁當訓平尚書平章平秩古作辯章辯秩此謂隆禮之人有平善之度不當作辨別解後彭祖則得年

亦永矣然善身之益尚小壽世之益更大也郝懿行曰扁當為辯韓詩外傳一作辯是也辯訓平也治也

楊讀為辨而訓別非荀書多以辨為辯王念孫曰扁讀為偏韓詩外傳作辯亦古偏字也說見日知錄

偏善者無所往而不善也君子依於禮則無往而不善故曰偏善之度下文以治氣養生六句正所謂偏

善之度也楊讀扁為辨而訓為辨別則與之度二字不貫虛讀扁善為平善亦非下六句意王引之曰以

修身自名文義未安當有脫誤楊云以修身自為名號則所見本已同今本韓詩外傳作以治氣養生性

與生同則身後彭祖以修身自強今本脫以字則宜於時通利以處窮禮信是也信誠也言所用

名配堯禹於義為長王霸篇云名配堯禹又云名配禹舜宜於時通利以處窮禮信是也信誠也言所用

窮則處王引之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盧文弨曰案韓詩外傳作宜於時則達尼於

窮則處王引之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盧文弨曰案韓詩外傳作宜於時則達尼於

窮則處王引之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盧文弨曰案韓詩外傳作宜於時則達尼於

窮則處王引之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盧文弨曰案韓詩外傳作宜於時則達尼於

血氣強者多悖亂弱者多弛慢也郝說非

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僻遠庸衆而野之人○郝懿行曰原壤夷俟固陋也庸凡庸衆衆人野野者反

是王引之曰楊分夷固爲二義非也夷固猶夷倨也夷固辟遠猶言倨傲僻遠不苟篇云倨傲僻遠以驕

溢人是也修身篇又云體倨固而心執詐○今本鼓譟作執辯見後執詐一條是固與倨同義○楊注

固鄙固也亦非○祭義曰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誦固也誦專誦也固倨也○立而不誦是倨傲也○鄭注誦

充誦形容喜貌也固猶質陋也皆失之○大戴禮曾子立事篇曰弗知而不問焉固也固亦倨也○不肯

病下人是倨傲也○曾子制言篇曰今之弟子故入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詩曰禮儀

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詩小雅楚茨之篇卒盡也獲得也

以善先人者謂之教以善和人者謂之順○先謂首唱也和胡臥反下同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詔以不善和人者謂之諛

詔之言陷也謂以佞言陷之諛與俞義同故爲不善和人也○王念孫曰楊說詔字之義未確詔之言導

也導人以不善也故曰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詔而莊子漁父篇亦曰希意道言謂之詔○道與導同不

苟篇非詔諛也賈子先醒篇君好詔諛而惡至言韓詩外傳並作道諛是詔諛即導諛也○導與詔

聲之轉詔諛之爲導諛皆及之爲導及禪服之爲導服皆聲轉而字異也○說見史記越世家○是是非

非謂之知能辨是爲是非非是是非謂之愚以非爲是以是爲非則謂之愚傷良曰讒害良曰賊是謂是非謂非曰直竊

貨曰盜匿行曰詐易言曰誕趣舍無定謂之無常之人○保利棄義謂之至賊○保安○謝本從盧校作保利

奔義王念孫曰盧本作非者爲影鈔宋本所誤也刻本正作奔與保義正相○多聞曰博少聞曰淺多見

反作非者字之誤耳呂錢本元刻及世德堂本皆作奔先謙案王說是今正○多聞曰博少聞曰淺多見

曰閑閑習也能習其少見曰陋難進曰倨倨與提提皆易忘曰漏少而理曰治多而亂曰耗少謂舉其要

之治耗虛竭也凡物多而易盡曰耗○郝懿行曰漏與漏同漏之爲言猶灑也灑下水穿俄頃滲洩故易

矣。王念孫曰：楊讀耗為虛耗之耗，則與多而亂之義不合。故又為之說曰：凡物多而易盡，曰耗，其失也。今案耗讀為耗，耗亂也。漢書董仲舒傳曰：天下耗亂是也。耗與耗古同聲，而通用。續史記曰：者傳曰：官耗亂不能治。漢書景帝紀：不事官職，耗亂者師古曰：耗，不明也。讀與耗同。食貨志：官職耗廢，酷吏傳：費耗以耗廢。師古曰：耗，亂也。音莫報反。董仲舒傳：耗矣。衰哉。師古曰：耗，虛也。音誅殺甚衆。天下空虛也。音呼到反。或曰：耗，不明也。言刑罰闇亂，音莫報反。淮南原道篇：精神日耗而鬻遠，精神荒釋。文筆作耗。注曰：耗亂也。少而理曰治，多而亂曰耗。耗與治正相反。則耗為耗亂之耗，明矣。呂刑：耗荒釋。文筆作耗。耗荒釋。朝羣經音辨曰：耗，老也。書王耗荒，鄭康成讀買音本於釋文是。釋文：耗字，本作耗也。今作耗者，陳鏐依衛包所定。今文改之耳。耗荒亦昏亂之義。故昭元年左傳：老將知而毫及之。杜注曰：八十曰毫。毫，亂也。字亦作耗。漢書刑法志曰：穉王耗荒，耗荒，耗古並同聲。毫荒之毫，通作耗。猶耗亂之耗，通作耗矣。

治氣養心之術。言以禮修身，是亦治氣養心之術。不必如彭祖也。先謙案：此與上言扁善之度，各自為養心之術，與上不相蒙。楊逕云：血氣剛強，則柔之以調和，知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漸進也。或曰：漸，浸也。以禮修身，不必如彭祖。彭祖云：血氣剛強，則柔之以調和，知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子廉反。詩曰：漸車帷裳。言智慮深，則近險詐。故一之以易良也。○郝懿行曰：漸與潛古字通。韓詩外傳二：潛是。良，作諒。亦古字。通用。樂記云：易直子諒之心，生易諒。即易良也。王念孫曰：漸讀為潛。洪範：沈潛剛克。文五年：左傳及史記：宋世家：潛竝作漸。漢書谷永傳：忘滿漸之義。漢山陽太守祝睦後碑：漸心於道。勇膽猛戾，則輔之以道。太尉劉寬碑：演策沈漸。漸，與潛同。楊訓：漸為進。又訓為沒。而音子廉反。皆失之。勇膽猛戾，則輔之以道。順。俞樾曰：順，當誤為訓。古順訓字，通用。周語：能導訓諸侯。史記魯世家：訓作順。此文道順，正與彼同。道順，即導訓。齊給便利，則節之以動止。爾雅云：齊，疾也。齊給便利，皆捷速也。懼其太陵，連故節之。狹隘褊小也。楊注：非齊給便利，則節之以動止。使安徐也。○先謙案：潛，宋台州本改正。方音溼。憂也。謂之溼。卑溼，謂過謙恭而無禮者。重遲寬緩也。夫過恭則無威儀，寬緩常不及。獲事，食則苟得，故皆抗之。高志也。或曰：卑溼，亦謂遲緩也。音遲緩之人，如有卑溼之疾，不能運動也。○盧文弨曰：溼，元刻作濕。法憂也。作優也。又卑溼，謂過謙恭。舊本作亦謂之過謙恭。說今改正。郝懿行曰：卑溼，猶卑下也。韓詩外傳二：作卑。攝貪利。王念孫曰：卑溼，謂志意卑下也。說文：攝，若說。下入也。論衡：氣溼，篇曰：見生號啼之聲。

矣。王念孫曰：楊讀耗為虛耗之耗，則與多而亂之義不合。故又為之說曰：凡物多而易盡，曰耗，其失也。今案耗讀為耗，耗亂也。漢書董仲舒傳曰：天下耗亂是也。耗與耗古同聲，而通用。續史記曰：者傳曰：官耗亂不能治。漢書景帝紀：不事官職，耗亂者師古曰：耗，不明也。讀與耗同。食貨志：官職耗廢，酷吏傳：費耗以耗廢。師古曰：耗，亂也。音莫報反。董仲舒傳：耗矣。衰哉。師古曰：耗，虛也。音誅殺甚衆。天下空虛也。音呼到反。或曰：耗，不明也。言刑罰闇亂，音莫報反。淮南原道篇：精神日耗而鬻遠，精神荒釋。文筆作耗。注曰：耗亂也。少而理曰治，多而亂曰耗。耗與治正相反。則耗為耗亂之耗，明矣。呂刑：耗荒釋。文筆作耗。耗荒釋。朝羣經音辨曰：耗，老也。書王耗荒，鄭康成讀買音本於釋文是。釋文：耗字，本作耗也。今作耗者，陳鏐依衛包所定。今文改之耳。耗荒亦昏亂之義。故昭元年左傳：老將知而毫及之。杜注曰：八十曰毫。毫，亂也。字亦作耗。漢書刑法志曰：穉王耗荒，耗荒，耗古並同聲。毫荒之毫，通作耗。猶耗亂之耗，通作耗矣。

鴻明高揚者。詩嘶鳴。濕下者。天是濕爲下也。濕。濕古字通。抗。舉也。一見小雅賓之初筵。傳。考工記梓人注。士喪禮下篇注。文王世子注。志。意卑下。故舉之以高志也。楊注。皆失之。庸衆驚散。則刳

之以師友。微者也。刳。奪去也。言以師友去其舊性也。怠。慢。僂。弄。則炤之以禍災。僂。輕也。謂自輕其身也。

輕。薄。爲。僂。炤。之。以。禍。災。謂。以。禍。災。端。愆。則。合。之。以。禮。樂。通。之。以。思。索。愚。款。端。愆。多。無。潤。色。故。合。之。以。禮。樂。此。皆。言。修。身。之。術。在。攻。其。所。短。也。○俞。樾。曰。自。血。氣。剛。強。則。柔。之。以。調。和。不。及。思。索。之。說。是。其。所。見。本。未。

運。之。以。思。索。五。字。與。上。文。不。一。律。據。韓。詩。外。傳。無。此。五。字。當。爲。衍。文。楊。注。不。及。思。索。之。說。是。其。所。見。本。未。

也。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要。得。師。莫。神。一。好。徑。捷。速。也。神。神。明。也。一。好。謂。好。善。不。怒。惡。作。不。好。謂。好。善。不。怒。惡。也。○盧。文。

治。古。今。註。所。引。正。同。王。念。孫。曰。一。好。謂。所。好。不。二。也。儒。效。篇。曰。并。一。而。不。二。則。通。於。神。明。成。相。篇。曰。好。而。壹。之。神。以。成。皆。其。證。非。好。善。不。怒。惡。之。謂。夫。是。之。謂。治。氣。養。心。之。術。也。

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內。省。而。外。物。輕。矣。傳。曰。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此。之。謂。矣。○物。小。人。爲。

物。所。役。凡。言。傳。曰。皆。舊。所。傳。聞。之。言。也。○謝。本。從。虛。校。首。次。句。末。並。有。矣。字。省。下。○盧。文。弼。曰。正。文。前。兩。

矣。字。宋。本。無。又。下。一。則。字。作。而。今。皆。從。元。刻。王。念。孫。曰。元。刻。於。富。貴。王。公。下。各。加。一。矣。字。以。對。下。文。又。改。

下。文。之。而。字。爲。則。字。以。對。上。文。而。盧。本。從。之。案。元。刻。非。也。內。省。而。外。物。輕。乃。申。明。身。勞。而。心。安。爲。之。利。少。

而。義。多。爲。之。事。亂。君。而。通。不。如。事。窮。君。而。順。焉。○窮。君。小。國。迫。脅。之。君。也。言。事。大。國。暴。亂。之。君。遠。道。而。通。不。

互。錯。順。君。亂。君。對。文。也。而。通。而。窮。亦。對。文。也。荀。子。每。以。通。與。窮。爲。對。文。如。本。篇。上。文。及。不。苟。篇。榮。辱。篇。儒。

效。篇。皆。有。之。可。以。相。證。楊。注。已。互。錯。望。文。說。之。非。也。俞。樾。曰。荀。子。之。意。以。爲。事。亂。君。則。不。苟。篇。榮。辱。篇。儒。

不。通。矣。然。與。其。事。亂。君。而。通。不。如。事。窮。君。而。順。正。上。文。身。勞。而。心。安。爲。之。利。少。而。義。多。爲。之。意。若。從。顧。

校。則。全。失。其。旨。矣。王。氏。采。其。說。入。雜。志。補。誤。也。郭。嵩。燾。曰。通。則。言。聽。計。從。恣。其。所。欲。爲。順。則。委。身。以。從。之。

而。已。文。義。在。亂。君。窮。君。之。分。亂。君。爲。暴。而。窮。君。不。能。爲。暴。故。良。農。不。爲。水。旱。不。耕。良。賈。不。爲。折。閱。不。市。折。

也。閱。賣。也。謂。損。所。閱。賣。之。物。價。也。賈。音。古。○盧。文。弼。曰。案。說。文。云。閱。具。數。士。君。子。不。爲。貧。窮。怠。乎。道。

於。門。中。也。史。記。穡。日。曰。閱。此。當。謂。計。數。歲。月。之。所。得。有。折。損。耳。折。常。列。切。士。君。子。不。爲。貧。窮。怠。乎。道。

體恭敬而心忠信術禮義而情愛人禮法也○王引之曰人讀為仁言其體則恭敬其心則忠信其術則敬忠信禮義愛仁皆兩字平列下文之倨固執詐順墨雜汗亦兩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貴橫行而字平列古字仁與人通此入字即仁愛之仁非節用而愛人之人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貴橫行而行也困窮也言所至皆貴也○盧文弨曰橫行天下猶書所云方行天下言周流之廣注謬甚王引之曰橫讀為廣一堯典光被四表今文尙書作橫被漢成陽靈臺碑成陽令唐扶頌並作廣被勞苦

之事則爭先饒樂之事則能讓端慤誠信拘守而詳拘守謂守而勿失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任體

倨固而心執詐術順墨而精雜汗倨傲也固鄙固順墨當為慎墨慎謂齊宣王時處士慎到也其術本黃

墨翟宋人號墨子墨子著書三十五篇其術多務儉儉精當為情雜汗謂非禮義之言也○盧文弨曰墨

子書本七十一篇今在者尙有五十五篇此云三十五篇反少於今所傳者疑三十五當是五十五之訛

蓋有分并之故也王引之曰執詐當為執詐字之誤也議兵篇曰兵之所貴者疑三十五當是五十五之訛

曰隆執詐尙功利又曰焉慮率用數慶刑罰執詐險阨其下獲其功用而已矣執與詐義相近後漢書崔

李賢曰執詐略於會稽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莫不賤勞苦之事則偷儒轉脫偷謂苟避於事儒亦謂儒

文強曰此注多訛脫今案文義改正郝懿行曰注引或說失之儒者柔也弱也選儒畏事之意故下又云

偷儒為輸揚子雲方言云儒輸愚也郭璞注謂梗撰也又云轉脫者謂偷儒之人苟求免於事之義或曰

改此為輸而授方言為訓饒樂之事則佞兌而不曲兌悅也言佞悅於人以求饒樂之事不曲謂直取之

言遇饒樂之事必委曲以取之楊注誤先謙案俞說非也兌與銳同字史記天官言兌漢書天文志作

疏銳兵篇云兌則若莫邪之利鋒亦以兌為銳俞說非也兌與銳同字史記天官言兌漢書天文志作

由則兌而倨兌亦當讀為銳注倨各本誤據日本影宋台州本改正僻遠而不惑僻遠背不能端

念孫曰揚分僻遠為二義非也僻遠皆邪也周語勸厥百姓以遠其遠也上文曰不由禮則夷固僻遠庸

曰違邪也堯典靜言庸遠史記五帝紀作共工善言其用僻是僻即遠也上文曰不由禮則夷固僻遠庸

梁而野不苟篇曰倨傲僻遠以驕淫人非十二子篇曰甚僻遠而無類昭二十年左傳曰動作僻遠從欲厭私義並與此同成相篇曰邪枉辟回失道途辟回即僻遠也小雅鼓鐘篇其德不回毛傳曰回邪也大雅大明篇厥德不回毛傳曰回遠也堯典靜言庸遠文十八年左傳作靜語程及勞役之事愈情而不橫行天下雖遠四方人莫不棄

檢束言不能拘守而詳也

行而供翼非濱淖也供恭也翼當為翼几行自當恭敬非謂濱於泥淖也人在泥淖中則兢兢然或曰李

於泥淖也先謙案楊前說是釋名恭拱也自拱持也是供訓為恭而拱義即在其中釋詁翼敬也論語鄉

推供翼之義正狀其趨走疾速是為禮之容非因有泥淖濱之也若張拱願望非所以為禮矣此文行而俯

項非擊戾也擊戾謂項曲戾不能仰者也擊戾猶言了戾也○盧文弨曰案方言三軫戾也郭注云相了

乖戾謬之甚矣了戾乃屈曲之意豈可云乖戾乎王念孫曰淮南主術篇曰木擊折轉水戾破舟又曰文

武備具動靜中儀舉動廢置曲得其宜無所擊戾無不畢宜然則擊戾者謂有所抵觸也行而俯項非擊

考工記弓人和弓設廢鄭注曰設拂也擊與設通郭仲奇碑歷俯電擊擊字也先謙案王說是偶視

而先俯非恐懼也偶視對然夫士欲獨修其身不以得罪於比俗之人也

夫驥一日而千里驚馬十駕則亦及之矣○郝懿行曰驚馬日可百里十日則亦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

其折骨絕筋終身不可以相及也將有所止之則千里雖遠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為乎其不可以相

及也不識步道者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意亦有所止之與行步夫堅白同異有厚無厚之察非不察也此

公孫龍惠施之曲說異理不可為法也堅白謂離堅白也公孫堅白論曰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二可乎曰可謂目視石但見白不知其堅則謂之白石手觸石則知其堅而不知其白則謂之堅石是堅白終不

道雖邈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矣多暇日謂怠惰出入謂道路不足多暇日或作或輟其出人必不遠也下文云好法而行士也篤志而體君子也齊明而不竭聖人也正謂聖人之出人遠也若云出入不遠則義不可通文選登樓賦注引此已誤韓詩外傳曰道雖邈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日日多者此句有誤出人不遠矣義本荀子今據以訂正先謙案道雖邈不行宋台州本提行分段謝本原刻同浙局本誤連上今正好法而行士也好法而能行則謂之士士事也謂能治其事也先謙案法一篤志而體君子也厚其志而知大體者也王念孫曰爾雅篤固也說見經義述聞體讀爲履爲履坊記引詩亦作履管子內業篇載大闡齊明而不竭聖人也齊謂無偏無頗也不竭不窮也書曰成湯而履大方心術篇履作體是履體古字通齊明而不竭聖人也齊謂無偏無頗也不竭不窮也書曰成湯也故以齊明連文揚說失之說見毛詩述聞小雅人之齊聖下

人無法則偃偃然偃偃無所適貌言不知所措有法而無志其義則渠渠然渠讀爲遠古字渠連通渠義謂但拘守文字而已陳奐曰案渠渠猶依乎法而又深其類然後溫溫然深其類謂深知統類溫溫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吾安知禮之爲是也禮然而然則是情安禮也

師云而云則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師則是聖人也情安禮謂若天性所安不以學也行不違禮言不違師則與聖人無異言師法之效如此也故非禮是無法也非師是無師也無師謂不以師爲師不是師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猶以盲辨色以聾辨聲也舍亂妄無爲也舍除也除亂妄之人孰肯爲此也王念孫曰舍亂妄無爲言所爲皆亂妄耳楊說非故學也者禮法也夫師以身爲正儀而貴自安者也

效師之禮法以為正儀如性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之謂也詩大雅皇矣之驚引此以喻師法暗合

之所安斯為貴也禮或為體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之謂也天遒如文王雖未知已順天之法則也

端慤順弟則可謂善少者也弟與加好學遜敏焉則有鈞無上可以為君子者矣既好學遜敏又有鈞則

可以為君子矣或曰有鈞無上四字衍耳○俞樾曰有鈞無上四字衍耳韓侍郎云惕與蕩同字作

者矣偷儒憚事皆謂懦弱加惕悍而不順險賊而不弟焉韓侍郎云惕與蕩同字作則可謂不詳少者矣

雖陷刑戮可也詳當為祥○盧文弨曰案二字古通用先謙案不詳少承上惡老老而壯者歸焉老老謂

老而尊敬之也孟子曰伯夷太公二君天下之大老宋本作達老下之不窮窮而通者積焉窮者則寬而容之不

父也其父歸之孟子曰伯夷太公二君天下之大老宋本作達老下之不窮窮而通者積焉窮者則寬而容之不

○俞樾曰楊注非也窮通以賢不肖言孔晁注周書常訓篇曰窮謂不肖之人是也窮窮者不強人以

謂乎非十二子篇所謂矜不能也若以窮為鰥寡則通者豈不鰥寡之行乎冥冥而施乎無報而賢不肯

一焉報行乎冥冥謂行事不務求人知之施乎無人有此三行雖有大過天其不遂乎祐之矣此固不宜有

大災也○俞樾曰人有此三行則君子矣小過或有之安有大過乎過當為禍漢書公孫宏傳應陽與善

後竟報其過史記過作禍是過與禍通遂成也言雖有大禍天必不成之也楊注大災二字正可以釋正文

之暇字故不得其解耳○謝本從虞校作遠思盧文弨曰遠思疑當是遠患王念孫曰呂錢本作

君子之求利也略其遠害也早○謝本從虞校作遠思盧文弨曰遠思疑當是遠患王念孫曰呂錢本作

上今並正之其避辱也懼其行道理也勇○王引之曰懼者法也故與勇對文呂氏君子貧窮而志廣富

貴而體恭安燕而血氣不惰勞勸而容貌不枯○王念孫曰枯射禮注為枯一矢釋文作枯言君子雖安燕

而血氣不懈惰雖勞勩而容貌不枯優楮優猶苟且也榮辱篇云其定取舍楮優富國篇云其於禮義節矣也芒軻優精淮南時則篇云工率苦慢苦慢與楮優同彌國篇云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楮非十二子篇云君子佚而不惰勞而不侵或言苟或言楮或言優或言楮優其義一而已矣怒不過奪喜不過予賜也周禮八柄三君子勞倦而不苟或言苟或言楮或言優或言楮優其義一而已矣怒不過奪喜不過予賜曰予以馭其幸君子貧窮而志廣隆仁也廣言務於遠大濟物也富貴而體恭殺教也體恭謹殺所介反安燕而血氣不惰東理也東與簡同言東擇其事理所宜而勞勩而容貌不枯好交也以和好交接於物懿行曰榮辱篇云蒙之而愈瘠者不可易王念孫曰好交二字與容貌不枯無涉楊說非也交當爲文隸書以榮辱篇注互相參訂原注殆與文相似又云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性惡篇云出於辭讓合於文理交字或作文見漢尹宙碑所以養情也又云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性惡篇云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論篇云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又云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性惡篇云出於辭讓合於文理故曰安燕而血氣不惰東理也賦篇禮賦云非絲非帛文理成章凡荀子書言文理者皆謂禮也怒不過奪喜不過予是法勝私也以公滅私故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義勝私欲也書洪範之辭也

卷二

不苟篇第三

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行如字察聽察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爲貴也當謂合禮義也當丁浪反故懷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爲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申徒狄恨道不行發憤而負石自沈於河莊子音義曰殷時人韓詩外傳曰申徒狄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不從○虛文詔曰宋本正文頁石上有

故懷二字案文不當也或頁字本有作故懷二字者校者注異同於旁因誤入正文耳王念孫曰案呂
 本並有故懷二字是也故字乃總冒下文之詞懷頁石而沈於河是其證鄒陽獄中上梁王書徐衍負石入
 海亦謂抱石也盧未曉負字之義而誤以為負擔之頁故以懷字為不當有而並刪故字劉台拱曰案服
 虔漢書注亦曰殷之末世介士也高誘說山訓注亦曰殷末人然外傳及新序並載申徒狄事其答崔嘉
 有吳殺子胥陳殺泄治語據此言之則非殷時人先謙案謝本從虛校刪故懷二字合案王說是仍從宋
 本增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禮義之中時止則行則行則龍蛇何必枯槁赴淵也盧文弨曰案注不
 入增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禮義之中時止則行則行則龍蛇何必枯槁赴淵也盧文弨曰案注不
 遇見一本有時字子雲山淵平天地比卑於天若以宇宙之高則卑山與澤平音義曰以平地比天則
 語或曰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盡皆天也是天地長親比相隨無天高地下之殊也高山則天亦高
 矣或曰天亦下故曰天地比去天遠近皆相似是山澤平也○盧文弨曰張滿注列子云地之上皆
 在深泉則天亦下故曰天地比去天遠近皆相似是山澤平也○盧文弨曰張滿注列子云地之上皆
 與此意亦齊秦襲之大包之則曾無隔異亦可合為一國也入乎耳出乎口未詳所明之意或曰山
 呼於一山衆山皆應是山聞人聲而應之故曰入乎耳出乎口或曰鉤有須口未詳自齊秦襲入乎耳出
 山能吐納雲霧是有口也○盧文弨曰注未句宋本作是以有口誰鉤有須口未詳自齊秦襲入乎耳出
 曰鉤有須即丁子有尾也○丁之曲者為鉤須與尾皆毛類是同也莊子音義云夫萬物無定形無定稱
 在上為首在下為尾世人謂右行曲波為尾今丁子二字雖左行曲波亦是尾也○俞樾曰鉤疑為說
 字說文女部媼也○鮑無須而謂之有須故曰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鄒析能之皆異端也說故曰難
 鉤音拘與須首相近鮑無須而謂之有須故曰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鄒析能之皆異端也說故曰難
 注並無婦人須出乎口之說且謂鉤與須音近則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鄒析能之皆異端也說故曰難
 文是為須有須矣豈可通乎今讓鉤為媼亦即惠氏之意而說似較安卯有毛有司馬彪曰胎卵之生必
 為雞則生類於鷦也毛氣成毛羽氣成羽雖胎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鄒析能之皆異端也說故曰難
 卯未生而毛羽之性已著矣故曰卵有毛也○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鄒析能之皆異端也說故曰難
 同時其書五車其道舛駁鄒析能夫劉向云鄒析好刑名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為政子
 產執而戮之案左氏傳鄒駟駟殺鄒析而用其竹刑而云子產戮之恐誤也○盧文弨曰正文能之俗本
 作能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曰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然而君子不貴者非

禮義之中也。吟曰吟吟吟長在人曰也說苑作盜陌凶食○虛文詔曰見說苑說叢篇案韓詩外傳三亦作本注注不知其不可通耳韓詩外傳誤與此同可知此本相傳已久楊氏所以深信不疑俞邃曰吟盜之獸字豎口即豎喙周易說卦傳為豎喙之屬釋文引鄭注曰謂虎豹之屬貪冒之類然則盜陌豎口乃以虎豹擬之正論篇所謂禽獸行虎狼貪也先謙案後漢梁冀傳口吟舌音章懷注謂語吃不能明了吟口當與口吟同義盜陌吟曰三句與揚雄解嘲孟軻雖連蹇（連蹇謂口吃）猶為萬乘師文意近似諸說皆非故曰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虛文詔曰荀傳與上文同俗問唯其當之為貴

詩曰物其有矣唯其時矣此之謂也。詩小雅魚麗之篇言雖有物亦須得其時以喻當之為貴也

君子易知而難狎。坦蕩蕩故易知不比黨故難狎○郝懿行曰韓詩外傳二知作和於義較長此形譌王本和作知則於義遠矣俞樾曰案外傳是也和與狎義相近懼與脅義相近故曰易和而難狎易懼而難狎今故後漢書宋宏傳貧賤之交不可忘擊書治要作貧賤之知是知有交接之義易知而難狎謂相交而難狎也詩芻蕘篇首章曰能不我知次章曰能不我甲毛傳訓甲為狎蓋首章言不與我交接次章言不與我狎習也說詳羣經平議荀子以知狎對文正本乎詩韓嬰改知為和失之王氏謂當從外傳非也

懼而難脅。小心而志畏患而不避義死欲利而不為所非則捨之○交親而不比親謂仁恩言辯而不辯足以明事不至於騁辭○郝懿行曰韓詩外傳二辭作亂其義較蕩蕩乎其有以殊於世也與俗人長此形譌王念孫曰不辭當作不亂楊加騁字以釋之其失也迂矣

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醜不能亦醜君子能則寬容易直以開道人道與導同不能則恭敬縝細以畏事人總與摠同縝與緇同謂自摠節貶損小人能則倨傲僻遠以驕溢人溢不能則妬嫉怨誹以傾覆人故曰君子能則

人榮學焉不能則人樂告之小人能則人賤學焉不能則人羞告之是君子小人之分也分異也如字

君子寬而不慢慢與慢同廉而不劌廉稜也說文云劌利傷也但有廉隅不至於刃傷也辯而不爭察而

意情也意情也廉而不劌廉稜也說文云劌利傷也但有廉隅不至於刃傷也辯而不爭察而

君子寬而不慢慢與慢同廉而不劌廉稜也說文云劌利傷也但有廉隅不至於刃傷也辯而不爭察而

君子寬而不慢慢與慢同廉而不劌廉稜也說文云劌利傷也但有廉隅不至於刃傷也辯而不爭察而

君子寬而不慢慢與慢同廉而不劌廉稜也說文云劌利傷也但有廉隅不至於刃傷也辯而不爭察而

不激但明察而寡立而不勝堅彊而不暴雖寡立而不能勝雖堅彊而不兇暴○王念孫曰揚說非也

似故直誤為寡文選顏延之和謝監靈運詩引此已誤勝讀若升漸六四終莫之崩得勝者卑而不

勝謂卑而不可陵也此言君子雖特立獨行而不以陵人非謂人不能勝君子也此文云君子廉而不

辯而不可陵也此言君子雖特立獨行而不以陵人非謂人不能勝君子也此文云君子廉而不

也足與此文互相證明矣柔從而不流恭敬謹慎而容裕也言君子敬慎而不局促綽綽有裕也非十二

至文言德詩曰温温恭人惟德之基此之謂矣温温詩大雅抑之篇寬柔貌

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諂諛也正義直指舉人之過非毀疵也疵病也或曰讀為訾○盧文弨曰宋

本有惡字元刻無王引之曰案義讀為講韓詩外傳作正言直行指人之過言亦議也韓策曰嚴遂政議

直指舉韓傀之過是其證趙策臣愚不達於王之議史記趙世家議作義史記鄒陽傳畢議願知漢書

作義又韓子揚權篇上不與義之東周策秦王不聽羣言己之光美擬於舜禹○盧文弨曰宋本各舊

臣父兄之義淮南秦族篇刺幾辯義並與議同信荀書皆然俗妄改之此言君子風伸隨時之宜

於天地非夸誕也與時屈伸柔從若蒲葦非懼怯也蒲葦所以為席可卷者也○郝懿行曰風伸當作

其風也柔從若蒲葦當其伸也剛強猛毅靡所不信信即伸字其風與伸以義知當曲直即風

正以義偏應之謂。楊注曰：以義隨變而應。增字以成其說。失其旨矣。君道篇曰：道遇變應而不窮。變與並對文。可知變之爲偏也。致士篇：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義與此同。先謙案：此文變應與非相儒效。王制君道諸篇言應變者不同。卽儒效富國二篇事變得應。事變失應。君道篇：應待萬變。與此義亦異。以義變應者。以義變通應事也。義本無定。隨所應爲通變。故曰：變應。孔子言無適無莫。義之與比。孟子言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正以義變應之謂。易繫辭：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入神變也。致用應也。下言以義屈伸。變應。增屈伸二字。而變應之義愈顯。不必如俞說改讀。至君道篇之變應。宋本作變態。此元刻誤文。又不足取以爲證矣。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能以義屈信變應故也。詩小雅：豈豈者。變故左右無不得宜也。○盧文昭曰：此言君子下一本有之字。

君子小人之反也。舊不提出。今案當別爲一節。○盧文昭曰：此段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天而道。謂合於

詔文曰：正文則天而道。韓詩外傳四：作敬天而道。與長義而節對文。楊注失之。○知則明通而類。類。謂知

愨而法。愨。謂無機智也。見由則恭而止。由。用也。止。謂不放縱也。或見閉則敬而齊。謂閉塞道不行也。敬而

喜則和而理。憂則靜而理。皆當其理。○謝本從盧校。作憂則靜而遠。盧文昭曰：外傳四：作喜。卽和而治。憂

外傳改正。劉台拱曰：案注云：皆當其理。則揚氏所據本。兩句並是理字。盧據外傳改。下理字。作遠。易曰：樂

則行之。憂則達之。此遠字所本。然易言出處。此言性情。義各有當。外傳引荀頗多。竊恐不得徑據彼以

易此也。又仲尼篇云：福事至則和而理。禍事至則靜而理。與此達明矣。竊疑荀子本文上句作治。下句作

謂不充。屈靜而理。謂不隕穫也。亦並是理字。則不當依外傳作達明矣。竊疑荀子本文上句作治。下句作

理。唐初避諱。凡治字悉改作理。中葉以後。又復回改作治。惟此兩處文義相混。校書者不能定其孰爲本

文。故仍而不革。楊氏作注時。未能審正。而從爲之辭耳。今上句依外傳作和而治。下句作靜而理。庶幾得

之。仲尼篇放此。王念孫曰：宋呂錢本並作兩理。通則文而明。彰明也。窮則約而詳。明其道也。小人則不然。大心則慢而暴。小心則淫而傾。上有流字。今案元刻及外傳俱無。知則攫盜而漸。漸。進也。○郝懿行曰：漸

與潛同。此言小人知則攫盜而潛深不敢發也。愚則毒賊而為亂不知懼也。語意甚明。荀書多以漸為潛。楊氏不知例以漸進為訓而不顯其安如此注亦以漸為進則難通矣。王引之曰漸詐欺也。小人之智則攫盜而已矣。詐欺而已矣。議兵篇曰招近募選。陸執許尚功利是漸之也。正論篇曰上幽險則下漸詐矣。漸為漸化失之說見經義述聞。莊子胠篋篇曰知詐漸毒。李頤以漸為漸漬失。愚則毒賊而亂也。愚之此皆古人謂詐為漸之說。說者都不尋省望文生義失其傳久矣。先謙案王說是。愚則毒賊而亂也。愚而無畏見由則兌而倨。兌說也。言喜於微幸而倨傲也。先謙案見閉則怨而險。險上而喜則輕而罰。輕佛失據。翻小飛也。言小人之喜輕佛如小鳥。憂則挫而懼。通則驕而偏。偏頗窮則弃而僂。弃自弃也。僂之謂然音許緣反或曰與懼同。說文云懼急也。郝懿行曰玉篇僂五甘切不慧也。廣韻五紺切云僂僂云濕發也。字書無僂字。韓詩外傳作弃而累也。○郝懿行曰玉篇僂五甘切不慧也。廣韻五紺切云僂僂龍龜手鑑一云僂五盍反。僂僂不箸事也。僂他盍反。僂疑僂劣也。又音僂不謹貌也。然則諸義皆與此近。此言小人窮則卑弃失志不能自振往往如此。楊氏未見玉篇廣韻故云字書無僂字。又云僂當為濕並非。韓詩外傳四僂作累恐亦字形之譌。累與濕皆俗字。濕當作溼。累當作榮。與此字形音義遠。傳曰君子兩進。小人兩廢。此之謂也。

君子治治。非治亂也。曷謂邪。曰禮義之謂治。非禮義之謂亂也。故君子者治禮義者也。非治非禮義者也。然則國亂將弗治與。曰國亂而治之者非案亂而治之之謂也。去亂而被之以治也。案據也。據舊亂而治之與此不同。人汗而修之者。人有汗穢之行。將修為善。○俞樾曰修當讀為濼。周官司尊彝職曰凡酒修酌。得通用。楊注失之。荀子書每以修與汗對文。並當讀為濼。非案汗而修之之謂也。去汗而易之以修。故去亂而非治亂也。去汗而非修汗也。治之為名。猶曰君子為治而不為亂。為修而不為汗也。治之名。君子絜其辯而同焉者合矣。案外傳作身是也。絜其身善其言對文。若作辯則與言絜絜辯二字亦不調。

荀子原文自作繫其身傳寫誤辭下文故新浴云云正善其言而類焉者應矣出其言善十里之外應之故馬鳴而

應之○虛文謂曰外傳此下尚非知也其執然也知音故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音

者懼外物之汗也猶賢者其誰能以己之漑漑受人之域域者哉漑漑明察之貌漑盡謂窮盡明於事易

必不受不善于人之汗者也○虛文謂曰案窮盡也本說文此脫也字郝懿行曰韓

詩外傳一作莫能以己之漑漑對人之混汚然漑與漑古音同混汚與域域音又相轉此皆假借字耳楚

詞作察察汶汶當是也又案上云故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亦與楚詞同先謙案焦爵雙聲故從

焦從爵之字相通假而義皆訓盡如嘯之與嘯禮記少儀釋言嘯亦作嘯說文嘯或从爵一爵之與爵

為醜矣並是故嘯亦為漑漑也釋水水醜曰嘯釋文及水書禮論利爵之不醜也注皆訓為盡則借醜

驚云無所擬恚楊注恚與作同惑之為憾猶作之為恚矣

君子養心莫善於誠無姦詐則心安也○劉台拱曰誠者君子所以成始而成終也以成始則大學之

下文亦致誠則無它事矣致極也極其誠則外物不能害○王念孫曰君子非仁不守非義不行故曰無

要引作致誠無他唯仁之守唯義之行○唯仁之為守唯義之為行是其明證楊說非先謙案王說是羣書治

字而語意倍顯是唐人解此文與楊注義異唯仁之為守唯義之為行在仁義誠心守仁則形則神

則能化矣誠心守於仁愛則必形見於外則下誠心行義則理則明明則能變矣而義行則事有條理明

變改其變化代興謂之天德於化終於變也猶天道陰陽運行則為化春生冬落則為變也天不言而

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其時謂知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至極也天地四

其誠所致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親不怒而威君子有至德所以嘿然夫此順命以慎其獨者也

以順命如此者由慎其獨所致也。慎其獨謂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至誠不欺，故人亦不違之也。○郝懿行曰：此語甚精，楊氏不得其解，而以謹慎其獨為訓。今正之云：獨者人之所不見也。慎者誠也。誠者實也。心不篤實，則所謂獨者不可見。勸學篇云：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此惟精專沈默，心如槁木死灰，而後髮髯遇焉，口不能言，人亦不能傳。故曰：獨也。又曰：不獨則不形者，形非形於外也。○楊注：誤。形即形此獨也。又曰：不形則雖作於心，見於色，出於言，三句皆由獨中推出。此方是見於外之事，而其上說天地四時云：夫此有常，以至於其誠者也。說君子至德云：夫此順命以慎其獨者也。順命謂順天地四時之命。○楊注：尤誤。言化工默運自然，而極其誠。君子感人心，嘿然而人自喻，惟此順命以慎其獨而已。推尋上文，義慎當訓誠。據釋詁云：慎，誠也。非慎，訓謹之謂。中庸慎獨，皆此義。別楊注不援爾雅而據中庸，謬矣。慎字古義，訓誠。詩凡四見，毛鄭俱依爾雅為釋。大學兩言慎獨，皆在誠意篇中。其義亦與詩同。惟中庸以戒慎慎獨為言，此別義。乃今義也。荀書多古義，古音楊注未了。往往釋以今義，讀以今音，每致舛誤。此其一也。餘不悉舉。王念孫曰：中庸之慎獨，不當有二義。陳碩甫云：中庸言戒慎之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即大學之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則慎獨不當有二義。陳碩甫云：中庸言慎獨，即是誠身。故禮器說禮之少為貴者，曰：是故君子慎其獨也。鄭注云：少其性物，致誠恐是慎其獨。即誠其獨也。慎獨之為誠，獨鄭於禮器已釋訖。故中庸大學注皆不復釋。孔沖遠未達此旨，故謂為謹。慎耳。凡經典中慎字與謹同義者多，與誠同義者少。訓謹訓誠，原無古今之異。○慎之為謹，不煩訓釋。故傳注無文。非誠為古義，而謹為今義也。○唯慎獨之慎，則當訓為誠。故曰：君子必慎其獨。又曰：君子必誠其意。禮器中庸大學荀子善之為道者，不誠則不獨，無至誠則不獨，則不形。形見於外。○俞樾曰：上文云致誠則無他事矣。唯仁之為守，唯義之為行，所謂獨者，即無他事之謂。唯仁則唯義，故無他事。是謂獨。故曰：不誠則不獨，不獨則不形。言不能誠實，則不能專一於內，不能專一則不能形見於外。楊氏未達獨字之旨，故所不形則雖作於心，見於色，出於言，民猶若未從也。雖從必疑。若如也。無至誠，故雖出令，民解均未得也。○王念孫曰：若猶然也。言雖出令，民猶然未從。天地為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聖人為知矣，非謂猶如未從也。古謂猶然為猶。若說見釋詞若字下。天地為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聖人為知矣，不誠則不能化萬民。父子為親矣，不誠則疏。君上為尊矣，不誠則卑。在下所尊，夫誠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唯所居以其類至，所居所止也。唯其所止至誠，則以類自至。謂天地誠則能操之則得之，舍

之則失之持操而得之則輕舉也詩曰德輶如毛輕則獨行獨至誠而不難則獨行而不舍則濟矣誠至在平濟而材盡長遷而不反其初則化矣既濟則材性自盡長遷不不巳反其初謂中道不應也

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聽視者近而所聞見者遠是何邪則操術然也謂以近知遠以今知古

文昭曰正文則字故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人情不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後王是也後

當今之王言後王之道與百王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端玄端朝服也端拜猶

不殊行堯舜則是亦堯舜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

所宜施行之道而以百王之前比之若服玄端拜揖而議言其從容不勞也時人多言後世澆醜難以爲

治故荀則之○郝懿行曰端疑振書端書之端端者正也謂正容拜議非必衣元端也注言端拱又言元

端二義似歧王念孫曰古無拜而議事之禮且端拜二字義不相屬拜當爲拜拜今拱字也說文收疎

手也从扌又拜搗說收從兩拜拱數手也从手共聲今經傳皆作拱形與拜皆似團訛爲拜端拱而

又云拜揖而議則未知拜爲拜之譌耳先謙案王說是乃推禮義之統分是非之分上分如字下扶問總

天下之要治海內之衆若使一人故操彌約而事彌大約少也得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也類正方之器

曰荀意當以句股法開方而言故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內之情舉積此者則操術然也舉皆也○虛文

本有室字今從元刻刪王念孫曰室非衍字也內則曰醜婦室堂書傳中言室堂者多矣曰正文堂字上宋

而海內之情舉積此猶老子言不出戶知天下也元本無室字者後人以意刪之耳羣書治要引此有室

有通士者有公士者有直士者有慤士者有小人者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物至而應事起而辨若是

則可謂通士矣物有至則能應之事有疑則能辨之通者不滯之謂也○王念孫曰辨者治也謂事起而

說文同。王霸篇。儒者為之。必將曲辯。楊注曰。辯治也。字或作辨。議兵篇。城郭不辨。注曰。辨治也。合言之。則曰治辯。儒效篇曰。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辯之極也。王霸篇曰。有加治辯。強固之道焉。有讀為又。舊本有加二字。倒轉。今據楊注乙正。楊以辯為分別。失之。又曰。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辯。議兵篇曰。禮者治辯之極也。或作治辨。榮辱篇曰。君子修正治辨。正論篇曰。上宜明。則下治辨矣。禮論篇曰。君者治辯之主也。以上凡言治辯者。皆兩字同義。倒言之。則曰辯治。小雅采芣傳曰。平平辯治也。不下比以閭上。不荀子君道篇。若者善。班治人者也。班亦與辯同。韓詩外傳。作辯治。成相篇。辯治上下。不下比以閭上。不

上同以疾下。同。苟合於上。成相篇云。愚而上同。國必禍。分爭於中。不以私害之。若是則可謂公士矣。謂公中之則可謂公正之士也。身之所長。上雖不知。不以悖君。倍訓反。與背同。王引之曰。悖讓若勃。玉篇。勃。滯突切。又蒲輩切。廣韻同。悖。怨也。謂君雖不知而不怨君也。仲尼篇曰。君雖不知。無怨疾之心是也。方音悖。慤也。廣雅曰。勃。慤也。悖。怨也。恨也。悖。悖。勃。字異而義同。莊十一年。左傳。其與也。悖焉。一作勃。莊子庚桑楚篇。微志之勃。勃。本又作悖。秦策。身之所短。上雖不知。不以取賞。不認。長短不飾。以情自竭。若是則

可謂直士矣。不矜其長。不加文飾。所以為直士。王念孫曰。郝說是也。說文。竭。負舉也。揭。高舉也。廣雅。揭。舉也。禮運釋文。竭。本亦作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庸。常也。謂言。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獨甚。移之俗。又不敢

以其所獨善。而甚過人。謂不敢獨為君子也。○王念孫曰。甚。當為是。言不從流俗。而亦不敢用其所謂是也。謙書。甚。字作甚。是字作是。二形相似。故是譌為甚。荀子賦篇。煩母力父。是之喜。楚策。是之喜。譌作甚。喜之轉。詩外傳。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易云。能來。急時辭也。是。故稱之。日月也。說苑。辯物。精也。甚焉。故稱日月也。漢書。司馬相如傳。閑雅甚都。史記。甚作是。說文。匙。是少也。從是。少。今俗作匙。皆其說也。

楊注。若是則可謂慤士矣。端慤。言無常信。行無常貞。唯利所在。無所不傾。曰。文選。孫子。荆詩。傾城遠。追。遂非。李善注。傾。猶盡也。無所不傾。即無所不盡。楊注非。若是則可謂小人矣。

公生明。偏生闇。端慤生通。詐僞生塞。多窮也。誠信生神。中庸曰。至誠如神。夸誕生惑。貪惑於物也。此六生

傾。即無所不盡。楊注非。若是則可謂小人矣。

公生明。偏生闇。端慤生通。詐僞生塞。多窮也。誠信生神。中庸曰。至誠如神。夸誕生惑。貪惑於物也。此六生

傾。即無所不盡。楊注非。若是則可謂小人矣。

公生明。偏生闇。端慤生通。詐僞生塞。多窮也。誠信生神。中庸曰。至誠如神。夸誕生惑。貪惑於物也。此六生

傾。即無所不盡。楊注非。若是則可謂小人矣。

公生明。偏生闇。端慤生通。詐僞生塞。多窮也。誠信生神。中庸曰。至誠如神。夸誕生惑。貪惑於物也。此六生

傾。即無所不盡。楊注非。若是則可謂小人矣。

者君子慎之而禹桀所以分也所以分賢愚也

欲惡取舍之權舉下事也見其可欲也則必前後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必前後慮其可害也者而兼

權之執計之權所以平輕重者執甚也猶成執也然後定其欲惡取舍顧千里曰案欲惡取舍之權疑當作欲惡利害句

作然後定其取舍行欲惡二字榮辱籍其定取舍如是則常不失陷矣凡人之患偏傷之也偏謂見其

可欲也則不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不顧其可害也者是以動則必陷為則必辱是偏傷之患也

人之所惡者吾亦惡之賢人欲惡之不必異於衆人也○盧文弨曰正文首疑當有人之所欲者吾亦欲

衆人故疑正文當有人之所欲者云云也不知注言欲惡不異者夫富貴者則類傲之非皆傲之類○先

加一欲字以通其義非正文所有也下文皆言惡不言欲是其證夫富貴者則類傲之非皆傲之類○先

謙案苟書用夫字夫貧賤者則求柔之見貧賤者皆柔屈就之也○俞樾曰注不釋求字禮記曲禮篇曰

俱訓彼它篇並同夫貧賤者則求柔之君子行禮不求變俗鄭注曰求猶務也求柔之猶言務柔之矣○先

是非仁人之情也與上文人之所惡者吾亦惡之相應上文泛言人則此文亦不當言仁人後人因下云

是姦人將以盜名於曉世者也姦人將以盜名於曉世者也○盧文弨曰仁字衍上文蓋言遇富貴者率傲慢之遇貧賤者務柔屈之此非人情也○正

加仁字以對下姦字而不知其義之非耳是姦人將以盜名於曉世者也○盧文弨曰仁字衍上文蓋言遇富貴者率傲慢之遇貧賤者務柔屈之此非人情也○正

暗故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鱸不如盜也田仲齊人處於陵不食兄祿辭富貴為人灌園號曰於陵仲

用郝懿行曰陳仲之廉史鱸之直雖未必合於中行衛大夫字子魚實直也○盧文弨曰田與陳古名通

歟夫名生於不足盜生於有欲盜不可有名不可無程子有言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古之仕者為己今之仕者為己推此而論夫苟行以實心錢穀兵刑何非為己假令心本近

榮辱篇第四

橋泄者人之殃也。當從元刻作橋。王念孫曰：呂錢本亦作橋。泄，即驕泰之異文。荀子他篇或作汰，或作

快，或作泰，皆同。古字世大通用。大室亦為世室。大子亦為世子。子大叔亦為世叔。漏泄之泄，古多與外大

害敗等字為韻。聲與泰亦相近也。賈子曰：簡泄不可以得士，亦以泄為汰。先謙案：劉王說是。今改從呂錢

本元恭儉者，倂五兵也。倂，當為屏卻也。說文有倂字，倂，寔也。與此義不同。倂，防正反。○盧文弨曰：五兵，元

併耳目之樂，併皆讀屏。是荀書例以倂為屏也。此言屏卻五兵，其文亦必作倂。妄人誤加尸為倂耳。五兵，說見儒效篇。雖有戈矛之刺，不如恭儉之利也。言入故

人善言，煖於布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王念孫曰：傷人之言之本，作以謂以言傷人，較之以矛戟傷人

以言重於金石珠玉，勸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聽人以言，（今本以作之，則與下句不甚貫注矣。非相篇）樂故薄

於鐘鼓琴瑟，三以字與此文同一例。藝文類聚：人部三，太平御覽：兵部八十四，引此並作傷人以言。故薄

薄之地，不得履之，非地不安也。危足無所履者，凡在言也。薄，濼謂旁濼廣大之貌。危足，側足也。凡皆也。所

○盧文弨曰：正文危足無所履者，下巨涂則讓，小涂則殆。雖欲不謹，若云不使，殆近也。凡行前遠而後近，

宋本有也字。今據元刻去之。與注合。巨涂則讓，小涂則殆。雖欲不謹，若云不使，殆近也。凡行前遠而後近，

道涂大道並行，則讓之利。○王念孫曰：楊說迂回而不可通。余謂殆讀為待，言共行於道涂，大道可並行，則

讓也。小道只可單行，以待其人過，乃行也。作殆者，假借字耳。俞樾曰：讓當讀為擾，攘之攘。說文：女部，攪，

擾也。經典無攪字，多以讓為之。禮記曲禮篇鄭注曰：攪，古塗字。故此又以讓為之也。文選舞賦：擾攘就駕，

李善引埤蒼曰：攪，疾行貌。巨涂人所共行，故擾攘而不止。小涂人所罕由，故危殆。而

不安，是涂無巨小，皆不可不謹。故曰雖欲不謹，若云不使也。先謙案：俞說是。快快而亡者，怒也。肆其快意而亡，由於忿怒也。○先謙案：快快，即肆意之義。大略篇云：賤師而輕傅，則人

少頃之怒而喪終身之軀矣。察察而殘者，伎也。由於有伎害之心也。博而窮者，訾也。言詞辯博而見窮

也。清之而俞濁者，口也。欲求其清而俞濁者，在口說之過。謂文過其實也。或曰：絮其身，象之而俞瘠者，交

也。所交接非其道，則必有患難。雖食芻象而更瘠也。故上篇云：勞勸而容貌不枯，好交也。○先謙案以利也。交者，利盡則絕。故曰：象養之而愈瘠也。此言小人之交。故下文以小人總結之。好交乃好交之誤。說見上篇。楊引以辯而不說者，爭也。非，淮南子：傲真驚辯者，不能說也。高誘注曰：說，釋也。斯得之矣。辯而不說，謂辯而人不解說，由其好與。直立而不見知者，勝也。直立，謂已直人曲。廉而不見貴者，劓也。劓，傷也。劓已人爭而不能委曲以曉人也。○王念孫曰：廉而劓，謂有廉隅而傷人也。如此，勇而不見憚者，貪也。貪利則委曲求人，信則人不貴之矣。不，苟篤注云：廉，稜也。劓，利傷也。較此注為勝。勇而不見憚者，貪也。故雖勇而不見憚，信而不見敬者，好劓行也。非，好復言如白公者也。此小人之所務，而君子之所不為也。

關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其少頃之怒而喪終身之軀，然且為之。是忘其身也。室家

立殘，親戚不免乎刑戮。然且為之。是忘其親也。蓋當時禁鬪殺人之法，戮及親戚。尸子曰：非人君之

之所惡也。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且為之。是忘其君也。憂忘其身也。遭憂患，刑戮而不能保其身，是憂忘其身

也。○盧文弨曰：俗本。聖王之所不畜也。乳，斃。觸

孫曰：案後說為長。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是刑法之所不舍也。○盧文弨曰：俗本。聖王之所不畜也。乳，斃。觸

虎。○先謙案：觸，虎者，蓋衛。乳，猶不遠遊，不忘其親也。人也。○盧文弨曰：人也。各本作小人。今從。憂忘其身

內忘其親，上忘其君，則是人也。而曾猶斃之不若也。凡鬪者，必自以為是，而以人為非也。己誠是也，人誠

非也，則是己君子而人小人也。以君子與小人相賊害也。憂以忘其身，內以忘其親，上以忘其君，豈不過

甚矣哉。是人也。所謂以狐父之戈，鑄牛矢也。○時人舊有此語，喻以貴而用於賤也。狐父地名。史記伍伯曰：吳王兵敗於狐父。徐廣曰：梁碭之間也。蓋其地名。戈，其說

未聞。管子曰：蚩尤為雍狐之戟，狐父之戈。豈近此邪。鑄，刺也。之，欲反。故良劍謂之屬鑄，亦取其利也。或讀

斷為斫。○郝懿行曰：斫，斫音讀不同。斫，雖訓斫而不讀為斫也。玉篇：斫，或作鑄，與斫音異。不知楊氏何故

問之正文又無斷字此注將以為智邪則愚莫大焉將以為利邪則害莫大焉將以為榮邪則辱莫大焉
 當有脫誤曷訓刺亦未聞將以為智邪則愚莫大焉將以為利邪則害莫大焉將以為榮邪則辱莫大焉
 將以為安邪則危莫大焉人之有鬪何哉我欲屬之狂惑疾病耶則不可聖王又誅之屬託也我欲屬之
 鳥鼠禽獸邪則不可其形體又人而好惡多同視其形體則又人也其好惡人之有鬪何哉我甚醜之禍
 如此何為鬪也

有猶菟之勇者有賈盜之勇者狗彘勇於求食賈盜勇於求財賈音古有小人之勇者有士君子之勇者小人勇於於於士君子勇於義言人有

此數爭飲食無廉恥不知是非不辟死傷不畏衆彊悻悻然唯利飲食之見而狗彘之勇也悻悻欲之貌

方言云牟愛也宋魯之間曰牟○王引之曰飲食上本無利字化飲食之見言狗彘唯見有欲為事利為
 食也下文悻悻然唯利之見與此文同一例今本作利飲食之見利字即涉下文利字而衍為事利為

及利也為爭貨財無辭讓果敢而振猛貪而戾悻悻然唯利之見是賈盜之勇也振動也戾乖背也魯云

公振而矜之何休云元陽之貌也○王引之曰振當為很字之誤也果敢而輕死而暴是公羊傳曰葵邱之會桓

很猛貪而戾二句一意相承故廣雅曰戾很也若振則非其類矣楊注非

之所在不傾於權不顧其利舉國而與之不為改視重死持義而不撓是士君子之勇也雖重愛其死而

曲以苟生也儒行曰愛其死以有待也○俞樾曰此本作重死而持義不撓故楊注曰雖重愛其死而執節持義不撓曲以苟生也是楊氏所據本而字在持義之上

儵儵者浮陽之魚也儵儵魚名浮陽謂此魚好浮於水上就陽也今字書無儵字蓋當為鱖說文云即鱖

或曰浮陽勃海縣名也蓋音揭儵布末反○郭德行曰鱖不成字蓋非魚名疑當為鱖俗書體或作儵然
 則儵儵即儵儵矣王念孫曰衛風碩人篇鰕發說文作鱖則儵儵非魚名且儵魚亦無儵儵之名儵
 儵非也竊疑儵為儵字之誤爾雅云鮒鮒即鮒之異名則儵儵為二魚也儵書丕字或
 作平（見漢趙相劉衡碑）本字或作本（見白石神君碑）二形相似故誣誤為儵與臚於沙而思水

則無逮矣。法與能同。揚子雲方言云。法去也。有趙之總語去於沙。謂失水去在沙上也。注子石法。篇也。案

法當為俗。字從人谷聲。谷其虛反。與風俗之俗從谷者不同。玉篇俗。渠切。倦也。集韻。御。方言。御也。

窮極倦。御。疲。憊者也。說文。御。微。御。受風也。御。微。御。並與俗同。窮極倦。御。其義一也。廣雅曰。困。疲。羸。御。郭曰。

離。莫。篇曰。極。困也。呂刑曰。人極于病。困。疲。羸。御。窮。極。其義一也。然則俗者。窮困之謂。言魚困於沙

而思水。則無及也。隸書。丌。旁。或從篆。作刀。見隸辨。與月相似。谷。或作去。漢冀州刺史王純碑。御。歸

閉門。御。作却。今俗書。御。脚。二字。亦作却。脚。與去相似。故俗字。譌而為法。俞樾曰。法。當作陸。文選。吳都賦

曰。陸。以九疑。注曰。陸。蘭也。因山谷以遮獸也。法於沙。義亦同。此言遮關於沙。而思水。則無及矣。下云。挂於

患而欲謹。則無益矣。陸於沙。挂。挂於患。而欲謹。則無益矣。人亦猶。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

於患。文義一律。先謙案。俞說是。挂於患。而欲謹。則無益矣。魚也。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王念孫曰。志

窮者。徒怨憤於人。不自修。怨天者。無志。有志之士。但自修身。遇與不遇。皆歸於命。故不怨天。○王念孫曰。志

窮者。則窮迫無所出。怨天者。無志。讀為知識之識。古知識字。通作志。說見經義述聞。左傳。昭二十六年

年。不知命。而怨天。故曰。無識。法行篇。正作怨天者。無識。楊。失之。己。反之人。豈不迂乎哉。迂。失也。反。貴人

彼注云。無識。不知天命是也。此注以志為志氣之志。失之。韓詩外傳曰。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遠乎。語

失與迂義不相近。古無此訓也。廣雅曰。迂。遠也。韓詩外傳曰。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遠乎。語。意正與此同。先謙案。三句與法行篇同。反之人。與君道篇反之民。反之政。同意。言反求也。

榮辱之大分。○盧文弨曰。舊本不。安危利害之常體。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榮者常道。辱者

常窮。通者常制人。窮者常制於人。受人是榮辱之大分也。其中雖未必皆然。材慤者常安利。蕩悍者常危

害。材。慤。謂材性原慤也。萬悍。已解於修身篇。○汪中曰。材。疑當作朴。字之誤也。朴。慤。與蕩。悍。安利。與危。害。

樂。易。與幽。險。壽。長。與天。折。皆對文。王念孫曰。大戴記。王言篇。士信民敦。工璞商慤。女慤。婦空。空。家語。作

士信民敦。而俗。樸。樸。慤。慤。通。安利者常樂。易。危。害者常憂。險。○王念孫曰。險。以心言。非以境言。憂。險。猶憂。危。謂中心憂危之也。故與樂。易。對文。下文樂。易。者。常。壽。長。憂。險。者。常。夭。折。亦以心言。樂。易。者。常。壽。之也。周語云。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樂。易。之。有。焉。亦以險。哀。對。樂。易。說。見。經。義。述。聞。周。語。樂。易。者。常。壽。

長憂險者常天折。是安危害之常體也。亦大率如此。夫天生蒸民，有所以取之。言天生衆民，其君臣上下職

敗之也。○盧文弨曰：案注取之，志意致修，德行致厚，智慮致明，是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也。致極也。言如此

道當重一之字之也。之字衍。以取天下。政令法舉措時聽斷公。舉措時謂與力役不奪農時也。○盧文弨曰：元刻首句作政法

之道也。順天子之命，下則能保百姓，是諸侯之所以取國家也。志行修，臨官治，上則能順，上下則能保，其職是士

大夫之所以取田邑也。循法則度量，刑辟圖籍。度，方丈量斗斛。刑，法之書。左氏傳曰：先生議事以制不為

昭曰：正文循，元刻作修，各不同。今從宋本。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損益也。若制父子相傳，以持王公

先謙案：注刑法之書，上當有刑辟二字。世傳法則，所以保持王公。言王公賴之以為治者也。○王念孫曰：持猶奉也。言官人百吏謹守其法，則是

度量刑辟圖籍。見上文。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先謙案：君道篇云：官人守數，正論篇云：官人以

之人。荀書每以官人百吏並言。猶周官所云：府史胥徒之屬耳。孝弟原慝，鞫錄疾力，以敦比其事業，而不敢怠傲，是庶人之所以取燧衣

飽食，長生久視，以免於刑戮也。鞫與拘同。拘錄，謂自檢束也。疾力，謂速力而作也。敦厚也。比，親也。言不敢

本而加以勇力辨慧捷疾，助錄正與此。鞫錄疾力語相似。鞫錄蓋勞身苦體之意。孝弟原慝，以行言，務

錄疾力以事言。楊訓為拘錄，非也。郝懿行曰：原與慝同。原慝皆訓謹也。鞫與局同。錄與達同。達者，行謹也。

遠也。鞫錄猶局促，並疊韻字也。君道篇作拘錄，王引之曰：敦比皆治也。季氏之政焉，韋杜

丑篇使虞敦匠事，謂治匠事也。比讀為庄，襄二十五年左傳：子木使庄賦，魯語：子將庄氏之政焉。韋杜

注：並云：庄治也。周官遂師：庄其委積，故書庄為比。鄭司農讀為庄，大司馬：比軍衆，比或作庄。是庄與

比通。敦比，其事業。遂云：治其事業耳。張國篇敦比於小事，義與此同。楊注：以為精密躬親，亦失之。飾邪

說文：姦言為倚事。事怪異之事。陶誕突盜，陶當為焉。杭之櫛，頑魯之貌。突，凌突不順也。或曰：陶當為逃，諺謂

予以善淫陶誣即謠誣謂好設謗誇誕也突盜謂好侵突撥盜也每二字爲一義注似失之王念孫曰楊
釋陶字之義未安余謂陶誣爲誣音潛誣雙聲字誣亦誣也性惡篇曰其言也誣其行也悖謂其
言誣也卽上所謂飾邪說文姦言也作陶者借字耳凡從音從陶之字多相通小爾雅縞索也縞卽管
爾索縞之縞小雅苑柳篇上帝甚蹈一切經音義五引韓詩蹈作陶楚辭九章滔滔孟夏史記屈原傳作
陶陶說文搯搯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曰搯出曰搯皆其證也灑灑與蕩同○郝懿行
國篇曰陶誕比周以爭與汗漫突盜以爭地陶誕突盜四字義並與此同惕悍僑暴曰僑卽驕字經典俱
借驕爲僑耳此皆姦以偷生反側於亂世之間是姦人之所以取危辱死刑也其慮之不深其擇之不謹

其定取舍楷慢是其所以危也小人所以危亡由於計慮之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榮惡辱好利惡
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則異矣小人也者疾爲誕而欲人之信己也疾爲詐而欲
人之親己也○王念孫曰疾猶力也言力爲誕力爲詐也上文云鞠錄疾力以敦比其事業仲尼篇云疾
尊師篇疾諷誦禽獸之行而欲人之善己也慮之難知也行之難安也持之難立也慮之難知謂人難測
高注云疾力也禽獸之行而欲人之善己也慮之難知也行之難安也持之難立也慮之難知謂人難測
易顛覆也持之難立謂難扶持之也○王念孫曰此言小人慮事不能知也蓋公生明私生暗小人之思
慮不足以知事故曰慮之難知下文行之難安持之難立與此文同一例楊注難測其姦詐則與下二句

不合成則必不得其所好必遇其所惡焉雖使姦詐得成亦必有禍無福○俞樾曰楊說非也尙書皋陶謨
好必遇其所惡焉下文於君子曰成則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惡焉並以其終竟言之臣道篇曰成於
尊君安國疆國篇曰道德之威成乎安疆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亡踏成字並當訓終
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己也忠矣而亦欲人之親己也修正治辨矣而亦欲人之善己也慮之易

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惡焉是故窮則不隱通則大明不隱謂人
身死而名彌白白彰明也小人莫不延頸舉踵而願曰知慮材性固有以賢人矣願猶慕也賢人夫不知其與

己無以異也。則君子注錯之當，而小人注錯之過也。注錯謂所注意，錯履也。亦與措置義同也。○王念孫曰：注錯是注錯同訓，為置非注意，錯履之謂也。下文曰：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又曰：在注錯習俗之所積耳。舊本注錯上有執字，涉下得執而衍，今據上文刪。儒效篇曰：注錯習俗，所以化性也。又曰：謹注錯

慎習俗。注錯二字皆上下平列。故孰察小人之知能，足以知其有餘，可以為君子之所為也。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

子安雅。雅，正也。正而有美德者，謂之雅。詩曰：弁彼鸛斯，歸飛提提。鸛斯，雅鳥也。○盧文弨曰：楊引詩之意，常以提提為安舒之貌，與魏風好人提提之義同。鄭注禮記檀弓：吉事欲其折折爾云。折折安舒

貌。詩云：好人提提，蓋折折與提提音義並同。鳥之飛以安舒而得雅名，故舉以為況。然亦太迂曲矣。王引之曰：雅，讓為夏。夏謂中國也。故與楚越對文。儒效篇：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其證。古者夏雅二字互通。故左傳：齊大夫子雅，韓子外儲說右篇：作子夏。楊云：正而有美德謂之雅。○下詩曰：十五字乃後人妄加，非楊注原文。則與上二句不對矣。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

習俗之節異也。習俗謂所習風俗，節限制之也。○盧文弨曰：注制下之字，宋本有元刻無。王念孫曰：習俗雙聲字，俗即是習，非謂所習風俗也。說文：俗習也。○廣雅同。周官大司徒注曰：俗謂土地所生習也。性惡篇曰：上不循於亂世之君，下不俗於亂世之民，不俗不習也。○楊注俗謂從其俗，亦誤。又儒效篇：習俗移志，安久移質。○餘見前注錯下。大略篇曰：政教習俗相順而後行。史記秦始皇紀：宜

習俗，節異。猶言適異也。非謂節限制之節，與適同義。說見彊國篇。仁義德行，常安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汙侵突盜，常危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優當為漫，漫亦汙也。水冒物謂之漫。莊子云：北人無擇曰：舜以其辱行，汙漫我漫。莫牛反。莊子又曰：瀆漫為樂。崔云：淫衍

也。李云：縱逸也。一曰：沒欺誑之也。故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道，語也。怪，謂非常之事。取以自比也。○盧文弨曰：元刻耳先謙案：宋台州本有也。怪二字，謝本無。今增入注。凡人有所一同：飢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

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目辨白黑，美惡耳辨音聲，滑濁口辨酸鹹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

體膚理，辨寒暑疾養。膚理，肌膚之文。理，養與癢同。是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先

體膚理，辨寒暑疾養。膚理，肌膚之文。理，養與癢同。是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先

體膚理，辨寒暑疾養。膚理，肌膚之文。理，養與癢同。是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先

體膚理，辨寒暑疾養。膚理，肌膚之文。理，養與癢同。是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先

體膚理，辨寒暑疾養。膚理，肌膚之文。理，養與癢同。是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先

學則心正如也。今使人生而未嘗睹芻豢稻粱也。惟菽藿糟糠之為睹。則以至足為在此也。俄而粲然有乘

芻豢稻粱而至者。則瞞然視之曰。此何怪也。然驚視貌。與猶同。禮記曰。故鳥不猶。許率反。○盧文弨曰。宋

本注作與。賊或為戮。與元刻微異。彼臭之而無嫌於鼻。臭。許又反。嫌。當為嫌。厭也。苦。兼反。或下。忝反。○盧

嫌。不足也。與。歎同。音。喚之。而無歎於鼻。與。嘗之。而甘於口。句。相。儻。王。念。孫。曰。臭。之。而。無。嫌。於。鼻。無。術。字。也。

齊桓公夜半不寐。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高注。嫌。快也。臭之而嫌於鼻。嘗之而甘於口。食

之而安於體。三句文同一例。若嫌上有無字。則與下文不合矣。楊讀。嫌為嫌。而訓為厭。失之。注說同。先謙

較長。嘗之而甘於口。食之而安於體。則莫不弃此而取彼矣。今以夫先王之道。仁義之統。以相羣居。以

相持養。以相藩飾。以相安固。邪。持養。保養也。藩。藩蔽文飾也。以夫桀跖之道。○先謙案。鄉射禮。是其為相縣也。幾直夫

芻豢稻粱之縣。糟糠爾哉。言以先王之道。與桀跖相縣。豈止。然而人力為此。而寡為彼何也。曰。陋也。陋也。

者。天下之公患也。此。公共有。人之大殃大害也。故曰。仁者好告示人。○王念孫曰。人者。人與仁同。說見脩身

所見。告之示之。靡之儼之。鈔之重之。靡。順從也。儼。疾也。火。緣反。靡之儼之。猶言緩之急之也。鈔。與沿同。循

本異。習積實也。儒效篇曰。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楊注。靡。順也。順其積

習。故能然。非是。故人相謹注。錯。慎。習。俗。大。積。靡。則。為。君。子。矣。性。惡。篇。曰。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者。靡

使然也。方。言。曰。還。積。也。還。與。儼。聲。近。則。夫。塞。者。俄。且。通。也。陋。者。俄。且。侷。也。愚。者。俄。且。知。也。○方。言。云。晉。魏。之

而義同。是。靡。之。儼。之。皆。積。實。之。意。也。○夫。塞。者。俄。且。通。也。陋。者。俄。且。侷。也。愚。者。俄。且。知。也。○方。言。云。晉。魏。之

文。昭。曰。注。擲。字。宋。本。作。擲。今。後。元。刻。與。方。言。合。案。此。注。說。頗。歧。出。竊。疑。儷。當。為。羈。雅。之。義。賈。誼。書。傳。職。篇

且。備。之。上。當。本。有。或。曰。二。字。郝。懿。行。曰。注。前。說。謬。後。說。引。詩。瑟。兮。儷。兮。鄭。云。儷。寬。大。也。此。說。是。矣。虛。疑。儷

當爲雅雅之義引賈誼書傳職篇文義亦相近而非本義今詳賈子之備爲假借荀子之備爲本義何以
明之陋爲陝隘備爲寬大故以備陋相備證以修身篇云多聞曰博少聞曰淺多見曰聞少見曰陋又以
開陋相備開亦備之段備開謂寬開即備開寬大之義楊注訓爲閑習亦非王念孫曰盧說是也修身
篇多見曰聞少見曰陋開身陋對文是其證備閑古字同耳楊後說以備爲寬大孫之陳說略同是
若不行則湯武在上曷益桀紂在上曷損若不行告示之道則湯武何益於天下桀紂何損於百姓所以
上文告之示之四句而言言民從告示故湯武在上則治桀紂在上則亂若民不從告示則湯武在上何益桀紂在上亦何損乎楊注失之湯武存則天下從而治桀紂存則
天下從而亂如是者豈非人之情固可與如此可與如彼也哉○王念孫曰豈本作幾古豈字也今作豈
夫芻象稻粱之縣糟糠爾哉注云幾讀爲豈下同下文幾不甚善矣哉注云幾亦讀爲豈後注既言幾亦
讀爲豈則前注不須更言下同所謂下同者正指此幾字而言今改幾爲豈則前注所謂下同者竟不知
矣何指

人之情食欲有芻豢衣欲有文繡行欲有輿馬又欲夫餘財蓄積之富也皆人之所貴也然而窮年累世不知不
足是人之情也不知不足當爲不知足剩今人之生也方知蓄雞狗猪麋○盧文弨曰正文方知元刻作
居謂之豬後驪廢謂之麋又蓄牛羊然而食不敢有酒肉餘刀布有困窮刀布皆錢也刀取其利布取其
是豬異故此分別言之也又蓄牛羊然而食不敢有酒肉餘刀布有困窮廣困窮也圍曰困方曰廩窮審
也地職曰審然而衣不敢有絲帛約者有筐篋之藏然而行不敢有輿馬約儉也筐篋藏布帛者也言
窮匹貌反然而衣不敢有絲帛約者有筐篋之藏然而行不敢有輿馬又富於餘刀布也○俞越曰楊
注曰約儉也既云儉則不敢有輿馬固無足怪不必更用然而字作轉矣楊注非也淮南子主術篇
所守甚約高注曰約要也漢書禮樂志治本約師古曰約讀曰要是約與要一聲之轉古亦通用約者猶
云要者孝經先王有至德要道疏引殷仲文曰以一管衆爲要蓋物之藏於篋篋者必是何也非不欲也
是貴重之物視上文所云餘刀布有困窮爲尤要矣故特以要者言之非儉者之謂也

矣。

於是又節用御欲御制也。或作收斂蓄藏以繼之也。

是於己長慮顧後。幾不甚善矣哉。幾亦讀今夫

儉生淺知之屬。曾此而不知也。且也。偷者苟。糧食大侈。不顧其後。俄則屈安窮矣。大讀為太。屈。竭也。安。語助也。

○虛文昭曰。正文大。宋本作太。是其所以不免於凍餓。操瓢囊為溝壑中瘠者也。猶言屈然窮矣。安已解上也。

無大讀為太。四字注。今從元刻。是其所由不免於凍餓。操瓢囊為溝壑中瘠者也。乞食羸瘦於溝壑者。言

此也。○王念孫曰。瘠讀為掩。酪埋瘠之。瘠。露骨曰瘠。有肉曰瘠。○出蔡氏月令章句。言凍餓。而轉止於溝壑。故曰為溝壑中瘠。作瘠者借字耳。○說見管子八觀篇。楊以瘠為羸瘦。失之。況夫先王

之道。仁義之統。詩書禮樂之分乎。為生業尚不能知。况能知。彼固天下之大慮也。將為天下生民之屬。長

慮顧後而保萬世也。其沕長矣。其温厚矣。其功盛姚遠矣。沕。古流字。温。猶足也。言先王之道於生人其為

也。○郝懿行曰。温與蕴同。蕴者積也。左傳。蕴利生孽。經典通作蕴。此作温。皆假借耳。如禮器云。温之至也。

温讀為蘊。亦其例。楊注非。王引之曰。楊讀盛為茂。盛之盛非也。盛讀為成。成亦功也。如爾雅曰。功成也。大

戴禮盛德篇曰。能成德法者為有功。周官典婦功曰。秋獻功。夔人曰。秋獻成。是成與功同義。姚亦遠也。

言其功甚遠也。成與盛古同聲。而通用。說卦傳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長。言莫成乎長也。莫成乎長。

即成言乎長。說見經義述聞。呂氏春秋悔過篇。我行數千里。以襲人。未至而人已知之矣。此其備必

已盛矣。言其備已成也。○高注。盛。彊也。失之。繫辭傳。成象之謂乾。蜀才本。成作盛。左氏春秋。莊八年。師

及齊師。圍郟。公羊。郟作成。隱五年。十年。文十二年。並作盛。秦策。今王使成。橋守事於韓。史記。春申君傳。成

作盛。封禪書。七曰。日主祠成。山漢書。郊祀志。成作盛。皆其證也。王霸篇曰。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以兼覆

之。兼。炤之。以觀其盛。言觀其成也。○楊注。盛。謂大業。失之。故說苑。臣術篇。作上賢。使能而響其盛。閻主。妬賢。畏

能。而滅其功。盛。讀為成。亦功也。○楊注。盛。謂大業。失之。故說苑。臣術篇。作上賢。使能而響其盛。閻主。妬賢。畏

平。斂。而體不知其安。故嚮萬物之美。而盛憂。兼萬物之利。而盛害。言美反成。憂利反成。害也。非孰修為之

君子。莫之能知也。孰。甚也。甚修飾。作為之君子也。○王念孫曰。禮論篇曰。非順孰修為之君子。莫之能知

順。故曰。短綆不可以汲深井之泉。知不幾者。不可與及聖人之言。綆。索也。幾。近也。夫詩書禮樂之分。固非

庸人之所知也。故曰一之而可再也。既知一則務知二有之而可久也。不可中道而廢廣之而可通也。知禮樂廣博則於事可通慮之

而可安也。思慮禮樂則無危懼反鉉察之而俞可好也。鉉與沿同循也既知禮樂之後卻循察之俞可好而不厭愈

復也。反鉉察之者反復沿循而察之禮論篇則必反鉉過故鄉反鉉二字義與此同以治情則利。利益也

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以爲名則榮以羣則和以獨則足。知詩書禮樂羣居則樂意者其是邪樂意莫過

修十義捨禮何以治之。以爲名則榮以羣則和以獨則足知詩書禮樂羣居則樂意者其是邪樂意莫過

念孫曰此當讀以獨則足樂爲句言獨居而說禮樂教詩書則致足樂也。以羣則和以獨則足樂與和

義正相承則樂字上屬爲句明矣。意者其是邪自爲一句意者語詞也其是邪指詩書禮樂而言呂氏春

秋重言篇曰日之役者有執蹠齋而上視者意者其是邪。句法正與此同。先謙案呂覽文義與此不同此

文若作意者其是邪爲懸據之詞則上下文理不相貫注。雖有呂覽句例不得取以爲比。且上文以羣則

和以獨則足句法一律語意亦完足。若於夫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則從人之欲則

足下加樂字反爲贅設仍當從楊注斷讀。故先王案爲之制禮義以分之。以禮義分使

執不能容物不能贍也。見釋詞則字下先謙案從讀爲縱故先王案爲之制禮義以分之。以禮義分使

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謝本從盧校知下有賢字王念孫曰元刻無賢字是也知讀

盡官職知能二字正與此相應是其證。宋本有賢字者蓋誤讀知爲知識之知故於愚上加賢字。而以爲

知賢愚能不能之分也。不知使有二字直貫至智愚能不能之分而止。若讀知爲知識之知則與使有爲

字不相屬矣。先謙案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任之也。然後使慤祿多少厚薄之稱。慤實也。謂實其

